

期六十第

任主

誌 紅 雜



THE SCARLET MAGAZINE

行發局書界世海上

妙品 修容



金鐘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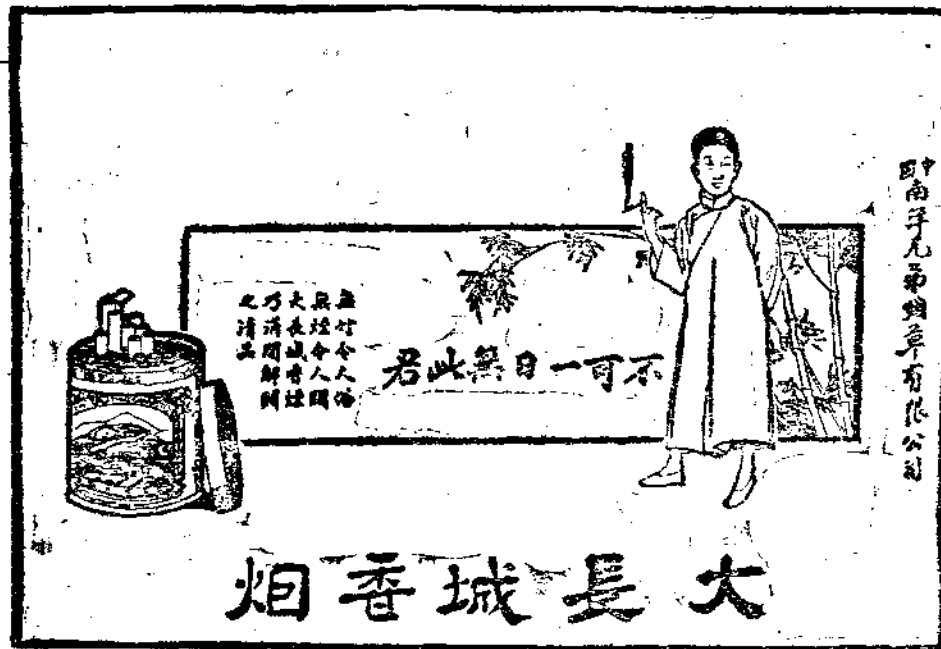


香 亞 雪 花

玉 蘭 霜 生 髮 油

總發行所南京路香亞公司

● 華精貨國意注胞同 ●



大長城牌香烟。係用最上等國產烟葉製成。品質之優美。氣味之香純。絕非尋常香烟所能及。君試吸此烟一支。當勝吸他烟數匣也。又每罐內。均贈獎券一紙。積存多張。可換各種貴重趨時之贈品。

婦。女。有。病。
不。可。不。試。

種德園著名良藥



婦科聖藥

烏雞白鳳丸

謹告諸君白鳳丸市上多矣欲購真有效驗之烏雞白

一等獎章

庶不致魚目混珠主治

腹痛赤白帶下腰酸頭痛四肢無力頭暈眼花血氣兩虧子宮虛冷久不受孕血崩小產氣鬱痞塊飲食不思胎動腹痛產後失調各症難以盡述不論胎前產後一切婦女百病均見神效無病服之可壯身補體活血通經能免後來之病源誠婦科獨一無二之聖藥也（價目）一品每丸洋一元加料五角雙料二角半單料一角加料小丸每兩五角單料二角半○函購即寄贈送丸藥全集及證書

總發行所上海河南路
老巡捕房對門廣東

種德園老藥局

○電話中央五一〇六號
招請外埠經理

上海

四馬路

畫錦里

章

大

綢緞洋貨局

▲ 湘廣顧繡

▲ 呢絨嗶嘰

▲ 海虎絲絨

▲ 綢緞紗羅

上海大章綢緞洋貨局

畫錦里

破天荒 優待券

四馬路

◀ 試一局來請 ● 章詳待優有 ▶
益利別特另...購函券持埠外

製藥

痰之為物。為人生絕大仇。痰為之先導。不獨肺經。敵。蓋百病之起。皆由痰。痰之器。無處不到。入心則

生痰。肺則為藏。痰之器。無處不到。入心則

癩癩。肺則為藏。痰之器。無處不到。入心則

皮肉。則入。癩癩。肺則為藏。痰之器。無處不到。入心則

更人。甚於咳也。本應。驥製半夏。除痰之聖

品。種。不論。痰疾。均。化除無形。十載。久為。各界所

無恥奸商。近有。出售假藥。魚目混珠。殊堪痛恨。新

仿單。及辨真券者。是方的真。若貪廉誤購偽藥。

價目。大盒二元四角。小盒一元二角。試服二角。

上海。波盆湯弄甯。崔氏。辦香廬藥房。啟

分設。門東獅子。長沙糧道街。福州總督署口。北京青雲閣樓下。天津北

署東首。安慶四牌樓西街。無錫江陰巷。杭州上保佑坊。奉天省長公

遠東眼鏡公司
凡剪此角廣告可換歡迎券一張

一萬元歡迎券贈送

鑽戒贈品

遠東眼鏡公司自一千九百十八年創設上海南廣西路營業以來素蒙各界贊許從一千九百廿一年又設分公司在大新街三馬路南首光學主任褚子民君悉心研究發明魯克式眼鏡鑽石眼鏡及重項自由鏡等應有盡備驗光配鏡出品精良開幕迄今已四載餘矣營業之進步日增月盛邇為優待主客起見特備

光學專家
褚子民



却潑林



魯克君

歡迎券一萬元奉贈各界凡剪此上面廣告至敝公司可掉換一元歡迎券一張夏歷八月初三起贈送二月倘蒙賜顧各種新式眼鏡照碼對折滿洋五元以上者奉贈鑽戒一只再用歡迎券一張多則類推特別優待欲享眼福諸君盍興乎來千載難逢之好機會幸勿交臂失之如蒙函索歡迎券者請附郵票本埠一分外埠三分空函不覆尚祈原諒 上海大新街三馬路南首遠東眼鏡公司啓



編輯者言

濟 羣



本雜誌現在出到十六期了。鄙人覺得越編越有精采。本雜誌的主任阿鶴。做小說也越做越覺起勁了。諒必讀本雜誌的諸位先生。一定也越讀越覺有味呢。

兒女英雄。上期已經刊完了。不知讀者對於這一篇。發生何種感想。不妨批評批評。現在我還請澹齋先生把賴婚影戲也譯成小說。這「賴婚」影戲的情節。真當得起哀感頑豔四字的批評。比了兒女英雄的價值更高。准在十八期起仍分三期刊完。諒必讀者諸君一定歡迎的了。

這一期刊的戀愛之鏡一篇。吾說他與留學生有同等的價值。上半篇講張靜蓀負般麗瑛。以致麗瑛忿而覓死。足為沒有鑒別力而濫用愛情的女子。痛下鍼砭。就文字論。做到麗瑛絕命書時。已覺山窮水盡。把題意早已做完了。豈知下半篇還有絕妙好辭在後面呢。鄙人也不必多說。請諸位且等一星期。再看第十七期罷。

文煜君所投「一年容易又秋風」一篇。因稿多積壓未排。以致秋風老去。幾成一年容易又冬風矣。惟文字尚佳。編者不忍割棄。仍為刊錄。幸讀者弗哂為明日黃花也。

劉寄樵君惠贈頤和園石船圖一幀。刊敝誌第十四期內。刻有人投函謂此圖形狀與頤和園石船不同。實係南翔古漪園之石船云云。則此圖必係劉君誤注。特為更正。



第十六期目次

▣ 遊戲欄

游紅世界記	吳牛
大鼓書詞講義(續)	馬二先生
小說點將錄(續)	大胆書生
宦海寫真記	陳灝一
疊字令	程瞻廬
含犀罪玉軒筆記	陸律西
上海奇怪人	姚民哀
程監秋王又宸之探母	醒民
紅笑	夢鷗
百有歌	程瞻廬
一年容易又秋風	文煜
扶桑瑣誌(三)	鐵鏟
(紅)之分析	友楠

▣ 短篇小說

戀愛之鏡(上)	嚴獨鶴
阿鳳	程瞻廬
殲仇記(三)	程小青
原來如此	菊魂
平民淚	澹廬
無線電報	胡寄塵

▣ 長篇小說

新歇浦潮	海上說夢人
------	-------

第十六回

舐犢情殷小加申斥
求財念切大掉鎗花

游紅世界記

吳牛

壬戌仲夏。紅世界行開幕禮于福州路中。余乃往游。至則見紅樓層層。正欄週繞。斗大紅字。環以國徽。其下綴一幅垂釣圖。益壯觀瞻。(封面)入門購票。僅售洋一角。行未數武。見一妙齡女郎。專任收票之責。更進。則兩旁壁間。懸有楊立雪君所繪之鎮江中冷泉。及馬筱如君之上海龍華塔。(插圖)正中有石碼一方。鐵畫銀鈎。

游紅世界記



戀愛之鏡



王子羣是一個狠著名的醫生。他年紀狠輕。從德國留學回來。便在普惠醫院裏面當主任醫士。他學識又高。心思又細。治起病來。真是手到回春。所以不到一年。聲譽鵲起。他便於醫院而外。又自己在普愛路十二號。另設了一個醫室。他這個醫室。是一所一樓一底的小洋房。他還沒有家室。祇一個人住着。也就設了。至於應用的電燈電話。都是由以前的房客裝置齊備的。他便出了些頂費。頂了下來。再將門面略略修葺。就煥然一新。

戀愛之鏡

一

出自浩然先生手筆（題詞）左有高臺一座。特請朱楓隱先生演說（祝辭）繼以主任獨鶴先生報告創辦宗旨（發刊詞）正靜聆間忽有買報童子持紅報往來兜售。乃向購一份。見游藝一覽表內分樓上下爲二樓。上爲雜耍臺。樓下爲大劇場（目次）乃拾級登樓。夏耐菴正在說紅信口道來。都成妙語。次爲陸律西之紅娘出閣趣劇。言言是紅。句句皆赤。不愧爲游藝老手。次爲程瞻廬之說笑話。令人捧腹。一時采聲大作。正哄堂間。

他懸牌的最初幾天。真是門庭若市。在規定的診病時刻以內。簡直應接不暇。非但人忙。便是那電話匣也很忙。一天到晚。滴玲玲的響。個不住。在他進新屋的次日。下午將近五點鐘。光景他正疲乏極了。想休息一會。那電話匣中的鈴聲。却又響起來了。他趕忙走過去。一接。祇聽得有一種狠尖脆的聲調。問道：「你是誰？」子羣答道：「我姓王。那邊便問張先生在此沒有？」子羣答道：「沒有那電話。」滴玲一聲。又搖斷了。子羣以爲是人家打錯了電話。並不在意。誰知自從這天起。接連兩天。都是如此。而且電話打來。總在這一特定的時候。說話的。又總是這一種聲音。子羣覺得有些奇怪。到了第三天。下午五點鐘。那電話又打來了。子羣聽他問了一句：「你是誰？」便忍不住說道：「你天天打電話到此地來。問張先生到底你查清了電話號數沒有？」那邊答道：「電話號頭是爛熟的一千三百九十二。那裏會有錯呢？」

而獨鶴馬二之雙擔評話上場矣。一則說上海白頭頭是道。一則操北京話處處週到。可稱並駕齊驅。次爲膽廬瘦蝶二人之口技。作種種犬吠聲。惟妙惟肖。較之口技家人人笑。遠勝百倍矣。次爲戚飯牛之宣卷上場。一時精閣之聲大作。是日宣蒼蠅寶卷。噱噱滿口。一般婦孺聞之。莫不手舞足蹈。次爲大胆書生之新水滸傳。說來有聲有色的。是名家。次爲宋序英之催眠術。將學生心理。猜測無遺。一般學生聞之。羣相離座竄去。次爲陸

「子羣一聽電話號碼。果然不錯。便道：『此地沒有姓張的呀。』那邊好像狼驚慌似的。說道：『怎麼說沒有姓張的。也許他是出去了。或是出門還沒有回來。却斷乎不能說是沒有。』子羣聽着這話。猛然想起忙道：『此地現在是姓王的住著的。確沒有姓張的。你問的張先生恐怕是以前的房客早已搬去了。』那邊忙問道：『是真的麼。你就是新房客麼。你搬進來多少時候了。』子羣道：『我進屋還不過第四天。但是以前的房客却搬去了。差不多有一個多禮拜了。這是我聽那經租帳房說的我租進來的時候。這房子已空了好幾天了。』那邊道：『那張先生可曾留下什麼通信處沒有。』子羣道：『也許他曾留下通訊處。交給帳房。但是我却不知道門上也沒貼出什麼字條。』那邊道：『那麼謝謝你。請你代問一聲帳房。如果張先生有通訊處。留下請打電話告訴我。』這時候聽那邊的聲音。雖然

嘯。枯。之。文。明。宣。卷。盡。是。小。丑。口。吻。可。稱。滑稽。極。矣。至。是。余。忽。有。事。離。座。致。曠。廬。之。蒼。蠅。叫。及。逸。梅。之。吹。曲。不。能。一。飽。耳。福。至。復。入。時。飯。牛。之。開。篇。已。成。尾。聲。祇。聞。數。聲。嗚。噓。而。已。次。為。姚。民。哀。之。單。口。相。聲。將。成。衣。匠。之。黑。幕。畫。行。揭。破。聞。者。為。之。咋。舌。宋。為。李。剛。侯。之。猜。字。謎。說。來。說。去。都。是。紅。字。誠。別。具。巧。心。堪。稱。無。懈。可。擊。乃。下。樓。入。大。劇。場。開。場。為。獨。鶴。之。化。裝。新。劇。一。紅。描。一。少。年。受。欺。于。富。翁。乃。易。弁。而。叙。以。報。此。仇。演。來。絲。絲。入。徵。淋。漓。

還。強。持。着。在。那。裏。和。子。羣。問。答。但。是。那。聲。調。已。帶。着。十。分。悲。哽。好。像。要。哭。出。來。的。光。景。子。羣。着。實。不。忍。忙。道。『你。放。心。我。總。代。你。去。問。但。你。是。什。麼。人。你。的。電。話。是。什。麼。號。頭。也。請。告。訴。我。不。然。教。我。如。何。來。通。知。你。呢。』那。邊。又。道。『我。這。裏。是。成。德。女。學。我。姓。殷。是。這。裏。的。學。生。電。話。是。三。千。二。百。二。十。四。號。你。祇。要。問。姓。殷。的。就。是。了。子。羣。道。『單。問。姓。殷。的。也。不。行。或。者。你。們。學。堂。裏。人。多。姓。殷。的。不。止。一。個。最。好。請。你。將。名。字。告。訴。我。』那。邊。略。停。了。一。停。又。接。着。說。道。『名。字。不。必。說。你。祇。要。問。三。年。級。的。學。生。裏。面。有。個。姓。殷。的。便。沒。有。第。二。個。人。不。會。纏。錯。了。但。是。我。的。事。情。很。要。緊。務。必。請。你。立。刻。替。我。一。問。越。快。越。好。費。心。費。心。』子。羣。又。答。應。了。一。聲。曉。得。了。那。電。話。匣。中。一。陣。鈴。響。便。又。搖。斷。了。

子羣放下了電話。便特地去找那個經租帳房來。問道。你這裏以前

盡致。無怪掌聲不絕也。次爲瞻廬之滑稽劇。「女詩人的馬桶」瞻廬飾是劇之主人翁。女詩人一舉一動。令人笑不可仰。至坐在馬桶上。將一張草紙。一片一片撕去。致羣兒哭鬧。不能起立之時。一種窘狀。虧此君做足。笑得人東倒西歪也。次爲海上漱石生之警世劇。「五百元」調侃世人不少。次爲馬二先生之醒世劇。「貪人之迷夢」可作財迷家之當頭棒喝。是二劇者。誠有益於社會不淺也。次爲卓呆之「鐵籠中的大實業家」。

游紅世界記

的房客。是否姓張。帳房道是的。子羣道。他叫什麼名字。是做什麼事情的。帳房道。他在上海商界裏面。也頗有些小名氣。說起來或者你先生也會知道。他就是張靜蓀呀。子羣道。我倒不大曉得這個人。你且告訴我。他走了之後。有什麼通信處。交給你沒有。帳房道。沒有。并且他到什麼地方去。也沒有告訴我。子羣沈吟道。這倒難了。帳房道。你先生何以要打聽他的通信處。子羣道。不是我要打聽。實在是另外有人託我代問。而且這託我的人。也來得狠是蹊蹺。說着。便將連日電話中的情形。告訴了那帳房。帳房想了一想。道是了。是了。這裏面一定大有曲折。這張靜蓀。雖然平日也有些小手面。但是年紀。輕輕總不免帶些滑頭性質。至於他租這房子的情形。尤其覺得古怪。這房子雖說是他出租的。其實他自己並不住在這裏。住在這裏的。祇有一個女子。他將樓上。作爲那女子的住房。下面便略略布置。

戀愛之鏡

「是滑稽冒險劇。演來不即不離。次為寄塵之哀情劇。『苦兒』狀後母之凶狠。苦兒之可憐。女界同胞見之。莫不淚下溼帕。壓臺為惺軒之「孤城喋血」。炮火連天。刀鎗齊舉。是一齣全武行之奉直戰劇也。其後暨以連臺長片影戲。『新歇浦潮』。特請海上說夢人。隨時說明劇情。不至游客有所不解耳。統觀各種游藝及佈置。可稱盡善盡美。乃興盡而出。聞每一星期將各項游藝更換一次。容後得暇。當再為記之。

作。為。一。間。辦。事。室。還。掛。了。一。塊。羣。業。公。司。籌。備。處。的。牌。子。他。和。那。女。子。的。關。係。真。有。些。莫。名。其。妙。說。他。是。正。式。的。夫。妻。罷。實。在。不。像。照。他。們。的。形。迹。看。起。來。倒。像。是。臨。時。結。合。的。姘。頭。但。是。他。們。在。這。裏。住。了。一。年。多。張。靜。蓀。祇。有。日。間。常。在。樓。上。和。女。子。談。天。不。避。形。迹。晚。上。却。沒。有。在。這。裏。歇。宿。過。一。夜。若。是。姘。頭。又。斷。不。如。此。這。是。因。為。他。用。的。那。個。娘。姨。和。我。家。裏。的。用。人。狠。相。熟。沒。事。的。時。候。常。到。我。家。裏。來。我。聽。他。們。這。樣。講。所。以。知。道。那。娘。姨。還。說。連。他。也。猜。不。透。這。一。男。一。女。究。竟。是。怎。樣。一。種。關。係。不。過。起。初。兩。人。的。感。情。似。乎。狠。好。後。來。却。越。弄。越。壞。了。那。女。子。性。情。很。溫。和。很。莊。重。張。先。生。却。是。個。飛。揚。浮。躁。的。人。物。近。來。對。待。這。女。子。時。常。聲。色。俱。厲。那。女。子。總。是。逆。來。順。受。祇。有。哭。泣。的。分。兒。並。不。和。他。十。分。爭。論。在。一。禮。拜。以。前。那。女。子。忽。然。說。是。進。女。學。堂。讀。書。去。了。將。那。娘。姨。也。辭。歇。了。那。女。子。去。了。不。到。兩。天。張。

大鼓書詞講義(續)

馬二先生

「宋江聽見了却假裝沒有聽見。妙妙假裝沒有聽見。足見宋江對於此事並不十分注意。足以證明以前之留心聽路人閑話者。祇是恐怕劉唐之事。或爲別人所知也。」

「不由得心中犯思量。果然文遠做下此事。待到明天找着他。剝了皮挖了眼給他一個大開腔。」

大鼓書詞講義

先生便對我說要出門去一趟。這房子想退租。至於房子裏面的電燈裝修之類。情願廉價頂給我。將來再由我頂給別的房客。老實說自然可以賺幾個錢。我見他房租絲毫不欠。自然樂得答應。他便將羣業公司的牌子。除去匆匆的搬走了。現在那學堂裏面打電話給他的女學生。或者就是從前住在此地的那個女子。照這種情景。莫非張先生有意棄他而走。但是張先生的去路。簡直無從打聽。你便打個電話給他。說通訊處沒有留下。就是了。其餘的話也不必嚕嚕。嘛嘛去對他說。我們自己的事情都忙不了。那有工夫再去管別人的閑事呢。說罷便自去了。子羣聽了他這番話。却也無可奈何。便打了一個電話到成德女學去問那姓般的學生。果然隔了一會。就有人來接子羣。便告訴他說。已問過經租帳房。知道那姓張的自從你進學堂以後。不多幾日。早已搬去了。也沒留下通訊處。究竟到什

戀愛之鏡

七

末一語。赫然是強盜心腸。是一時氣忿的語。然而却可以表出宋江平時爲人表面。謹愿。內實陰很也。

「又一想大丈夫難免妻淫子不孝。何不丟開這一樁。」

又一層妙。蓋宋江雖然陰很。然而却非日以殺人爲心者。况其所志不在小。則婆惜之事。當然不足攪其心也。不但如此。下文將要寫宋江殺人。却先逗一句。以爲殺機一萌。卒至實現。然而起先所欲殺者。爲張文遠。而後文所殺。乃是閻婆惜。文字變幻。固然。

麼地方去了。也沒對人講。明無從知道。說完了那邊也不答言。停了一歇。纔道。多謝費心。萬一那姓張的再來。請你再打個電話。通知我。拜託。拜託。說這幾句話的時候。竟帶着些哭聲。子羣倒真有些不忍。聽了。拿着聽筒。祇管呆呆的立着。好半歇。纔退轉身來。坐到那隻搖椅上。默默的揣測。覺得這裏面總有一段秘史。那女子一定是遇人不淑。上了大當了。想到此。就平添了許多感慨。

子羣雖然另外設了一個醫室。却每天下午。仍到普惠醫院裏面去診治病人。一天他到了醫院。便有人對他說道。今天我們醫院裏面。有人送來一個女子。說是急病。幾個助手醫生都診斷過了。却說不是急痧。像是中了毒。但一時還決不定。子羣道。既然決不定。如何施治。這事豈可遲延。爲何不早來通知我。醫院中人道。纔送來沒有多久。知道王先生天天是準時而來。馬上就快到了。所以也不再打電

不。落。呆。板。而。天。下。事。理。亦。應。隨。時。變。動。因。果。相。乘。而。有。錯。綜。之。致。絕。不。能。一。成。不。變。使。人。命。重。案。乃。如。預。定。的。課。程。一。般。也。

「叨叨念念又打從烏龍院門前過。」叨叨念念四字妙極。因為宋江雖然。是。閑。遊。却。並。無。目。的。地。祇。是。心。中。把。梁。山。之。事。懸。想。不。已。故。而。信。步。閑。逛。却。不。料。因。平。日。足。跡。常。到。烏。龍。院。遂。乃。不。知。不。覺。中。又。來。到。烏。龍。院。門。前。也。真。是。神。化。之。筆。妙。極。妙。極。

「你說是怎麼這麼巧老閻婆賣單

大鼓書詞講義

話。來。了。子。羣。聽。說。便。問。道。是。那。裏。送。來。的。答。道。是。一。個。女。學。校。裏。送。來。的。子。羣。也。不。暇。再。問。忙。趕。向。病。室。中。去。祇。見。那。幾。個。醫。生。正。在。那。裏。七。張。八。嘴。的。討。論。子。羣。急。忙。向。前。將。那。病。人。細。細。的。診。察。了。一。回。忙。道。這。分。明。是。服。毒。並。且。服。的。是。磷。毒。須。要。趕。快。施。救。當。下。便。忙。着。用。藥。水。灌。救。了。一。會。那。病。人。便。大。吐。起。來。吐。了。一。會。漸。漸。的。蘇。醒。轉。來。子。羣。便。道。這。磷。質。毒。最。為。猛。烈。况。且。服。的。時。候。久。了。臟。腑。已。經。受。傷。便。是。一。時。略。略。清。醒。也。還。沒。有。把。握。須。再。用。心。調。治。當。下。便。又。開。了。一。張。方。子。吩。咐。助。手。配。藥。給。他。吃。又。叮。囑。看。護。婦。小。心。服。侍。剛。調。度。完。畢。外。邊。有。個。僕。役。送。進。一。張。名。片。來。道。有。個。女。客。來。訪。王。先。生。說。是。有。要。事。面。談。請。立。刻。出。去。一。見。子。羣。接。着。名。片。一。看。祇。見。上。面。印。着。余。芷。媽。三。個。字。忙。道。這。是。我。的。表。姊。呀。多。時。不。見。了。却。趕。到。醫。院。裏。來。看。我。做。什。麼。說。着。忙。走。到。會。客。室。裏。去。他。那。表。姊。芷。媽。已。在。

站在門傍說。這。不。是。三。爺。嗎。三。爺。三。爺。這。幾。天。老。沒。有。來。到。那。裏。去。逛。爲。何。不。到。這。北。樓。堂。我。女。兒。她。爲。你。茶。不。思。來。飯。裏。又。把。你。想。宋。三。爺。明。明。知。道。她。是。灌。米。湯。」

描。寫。老。虔。婆。口。吻。何。等。惟。妙。惟。肖。宋。三。爺。明。明。知。道。一。句。表。示。此。等。米。湯。已。非。止。灌。一。次。矣。

「宋三爺無精打彩將樓上。」

無。精。打。彩。是。言。宋。江。之。欲。走。不。得。無。可。奈。何。姑。且。敷衍。面。子。一。登。此。樓。也。『瞧見婆惜躺在牙牀。宋三爺將身

那裏等着。一見了子羣。忙道。好久不會了。你可知道我如今老遠的趕來有什麼事。子羣道。這那裏猜得到呢。莫非是有人生病。要找我醫治。芷媽笑道。你怎麼一開口就咒人生病。但是我到此地來。又確是爲病人的事。便是要請問你方纔送來的那個女學生。到底怎樣了。可有危險。請你告訴我。子羣道。你要問我。我倒先要問你。這女學生。究竟是那一個。學校裏的。和你又有什麼關係。芷媽道。我新近担任了成德學校裏的教務。他却成德女校的學生。子羣聽得成德學校四字。頓時心中一動。忙道。他是成德學校的學生。麼。那麼他莫非姓殷。芷媽訝然道。你怎會知道他的姓。子羣道。這個你且莫管。到底他是怎樣起病的。請你先告訴我。芷媽道。他叫殷麗瑛。是個新近來的插班生。資質很聰明。性情也狠。沈默。祇上了一個多禮拜課。全校的教師已沒有一個不稱讚他。祇是據那舍監的報告說。他下了

來在牀沿上坐。正趕着婆惜夢入黃梁。夢見了別人，這也罷了。絕不該夢見她的情人張三郎。說三哥哥三哥哥上樓罷，來上樓來罷。咱們兩人定計害宋江。夢中說話，她那裏能夠知道。你看她絮叨叨的三哥哥短來三哥哥長。

課之後，時常愁眉深鎖，像有什麼心事。一般最近這兩天格外神氣。蕭索舍監問他，他便說有些兒小病，要請假出去醫治。舍監答應了。他便接連出去了幾次。但是晚上依舊回校的，看他身體上似乎沒甚大病。但是神態之間，竟有些失魂落魄的光景。舍監狠疑心，便去問他。他也含糊糊的沒甚話說。今天他却又不出去了，祇在養病室裏躺着。先還好好的，到了下午，養病室裏的女役忽來報告說他驟然之間，神色大變。校長舍監都狠驚慌跑去一看，已經不成模樣。我們校裏又沒有校醫，大家紛紛猜測，便認定他是病勢轉變。論理就該報告家屬，但是他家屬又不在上海。他入校的時候，是一個哥哥送得來的。據他哥哥說，自己便是保護人，學費也是他付的。祇是問他住址，他却說眼前正要遷移，等搬定了再講。所以這回他病了，倉卒之間，竟沒有辦法，祇好趕緊送到醫院裏來送院之後，我恰

大鼓書詞講義

即詰責。婆惜亦不難分辯也。假其婆惜不入夢。又萬無自行招供之理也。於是乃思得一最簡捷之敗露的方。法焉。則惟有使婆惜夢中囈語。夫如是。則不但證明其與張文遠有關係而已也。且可露其平日蓄心欲害宋江焉。於是宋江乃不能不怒矣。而因以引起下文此等經營。是何等心血。豈可匆匆看過。匆匆唱過。匆匆聽過。而不加體察也。

「他一邊說着。又向窗前拉了一把。呀。錯了。不是張三郎。却原來是黑宋

戀愛之鏡

一二

巧到學校裏去。校長便和我談起此事。又道接着送來的人。從此間打去的電話說。醫生認爲服毒。校長格外驚慌。就想自己前來探視。又適值學校裏面今晚有個講演會。不能不在那裏招呼。苦於分身不開。我一聽他們送的是普惠醫院。便和校長說。這個醫院裏是由我表弟主任彼此至親。有什麼事都可細談。不如我來走一趟罷。這算是我自己討的差。使如今我來是來了。究竟這般生是急病。還是服毒。請你快說。子羣道的確是服毒。不過還可有救。你來最好了。我還有一件事可以說與你知道。說着四面一看。並沒有別人在面前。便把前兩天通電話的情形告訴了。芷媽芷媽聽了。不禁大駭。忙道。怪不得你一提。起成德女學的學生。就猜中他是姓殷。如此說來。這裏面大有緣故。可以斷定他是因怨憤自戕。祇還不知道其中的詳細情形。就是了。子羣道。爲今之計。這救治殷女士之責。自然由我担

江。哪。好。不。叫。人。喪。的。慌。啊。」

假。使。婆。惜。不。自。醒。宋。江。必。無。叫。她。使。醒。之。必。要。如。是。則。欲。轉。筆。使。婆。惜。如。何。醒。來。却。是。一。件。費。周。折。之。筆。作。者。却。祇。用。婆。惜。自。己。喊。張。三。郎。又。一。拉。於。是。乎。一。毫。不。費。力。一。毫。不。嫌。囉。囉。『她。口。裏。不。言。心。裏。連。說。是。喪。一。扭。身。軀。面。對。着。牆。宋。三。爺。一。見。冲。冲。怒。大。罵。了。頭。喪。天。良。哦。怪。不。得。適。纔。衆。人。講。哈。哈。果。然。了。頭。喪。天。良。』

婆。惜。雖。醒。來。然。苟。無。表。示。則。宋。江。猶。未。能。便。發。作。也。故。必。有。一。扭。身。面。對。

大鼓書詞講義

負。不。過。你。回。去。的。時。候。在。學。校。裏。面。除。了。報。告。校。長。舍。暨。而。外。在。別。人。面。前。大。可。說。經。我。斷。定。到。底。是。急。病。不。是。服。毒。適。纔。的。電。話。是。纏。錯。的。至。於。你。們。那。裏。送。病。人。來。的。僕。役。你。也。須。暗。中。囑。咐。他。們。休。得。聲。張。醫。院。中。自。有。我。會。關。照。可。以。教。他。們。守。秘。密。這。樣。一。來。不。但。保。全。了。殷。女。士。的。名。譽。也。保。全。了。貴。校。的。聲。望。不。然。一。經。傳。佈。就。不。免。要。引。起。外。間。的。疑。謗。據。我。看。這。殷。女。士。的。身。世。一。定。十。分。可。憐。我。們。以。後。一。方。面。須。要。調。查。此。事。的。真。相。一。方。面。對。於。這。樣。一。個。無。告。的。弱。女。子。還。當。加。以。愛。護。纔。是。芷。媽。道。你。這。樣。設。策。我。要。代。表。敝。校。道。謝。了。如。今。准。是。這。樣。辦。殷。女。士。目。前。既。還。在。危。險。期。內。我。也。不。去。看。他。了。免。得。再。引。起。他。別。的。激。刺。我。們。有。什。麼。事。隨。後。再。商。量。罷。說。完。便。匆。匆。別。去。

子。羣。這。夜。因。爲。料。量。醫。藥。須。要。隨。時。留。心。竟。沒。有。回。他。自。己。的。醫。室。

戀 愛 之 鏡

牆之舉動以激之。試思此時婆惜之神情面目。豈復令人可耐。於是宋三爺乃不能不怒。不得不怒。於是大罵其喪天良焉。

「你未曾喪良心也該想一想。想當初你父女三人來逃荒。你父在大街會賣水。你母親跨過縫窮筐。遭不幸。你父店中喪了命。並無銀錢買棺槨。把屍首來裝。你母無計將你賣在大街晒人秧。晒三天並三夜。並無一人把你幫。多虧了小唐牛兒送了一個信。又來了。我寬大腦袋名叫宋江花。

直到夜深十二時以後。又診了診病人的脈息。驗了他的呼吸和熱度。知道是可以脫險了。纔吩咐看護婦好生伏伺。自己就在醫院內下榻。明天早晨。成德學校就有電話來問王醫生在院中沒有。子羣親自去接聽。却是芷媽打給他的。問病人可好些了。子羣答說大致已經無礙。芷媽便說即刻就來。還有事相商。一會兒芷媽果然來了。問起子羣。知道他昨夜住在院中。便道你真熱心。我總以為你住在家中。時候太早。還沒有來。所以先打個電話來問你。誰知你竟累了一夜。像你這樣的醫生。真是不可多得的了。將來般生。如果大好了。一定狠感謝你哩。子羣道。這是我做醫生的應盡之責。本不足言謝。況且我平時對於別的病人。也絲毫不肯疎忽的。這回既受了姊姊的囑託。又看着這般女士實在可憐。我們為扶護女界起見。自然格外要盡心了。我且問姊姊。今天一早就來。是否要去看那般女。

了紋銀十兩整。纔給你父發了喪。你母感恩無可報。將了頭許配我身旁。做一個二房了頭。我和你雖是外家。可是夫妻一個樣。待你何等好心腸。我爲你立下得勝館。我爲你造下烏龍堂。我爲你父母膝前不能盡孝。我爲你衙門差事懶得去當。

數罵婆惜一段快板。雖然不脫二黃。劇窠曰。但亦不可少之筆。蓋不如此。不足激起婆惜與之對罵。而下文殺人之事。又無從生發也。

(未完)

大鼓書詞講義

士其實他還神氣未復。最好讓他再休息一兩天。不必見客。芷媽道。我原不要去看他。我此來是因爲他所以求死的真相已經可以完全明白了。因此特來告訴你一聲。我昨天回去便照你的話報告校長。當下便在養病室中細細一查。果然發見一匣火柴。一根根都沒有頭了。這是昨天一時匆促。且他想不到他好端端的一個人會覓死。所以沒有檢點。後來又在他睡的枕頭底下找到一封信。拆開來一看。纔知道他以前種種事迹。這原信我帶在這裏。請你一看。就可以澈底明曉了。說着便從懷中取出一封信來。遞給子羣。子羣先瞧那字跡。倒也十分秀媚。再從頭往下看。時祇見上面寫道：

麗瑛死矣。麗瑛曷爲而死。質言之。則以遇人不淑。悲憤自戕。此死至無價值。更何必有言。然不必有言。而仍不得不言者。則以麗瑛之死。不足道。而其所以致死之原則。大可供社會之研究。資女

戀愛之鏡

小說點將錄(續)

大胆書生

青面獸楊志 王均卿

贊曰 將門之子壯氣仡仡自有

寶刀豈為廢物(均卿為世家子

長於文學著作頗多亦勇將也年

來別署新舊廢物殆別有深慨焉

毛頭星孔明 吳覺迷

贊曰 無事忙不少休若迷若覺

界之借鑑因復為此書上諸校長願以箇中真相付世公論不必為瑛諱則瑛死而有知縱蒙惡名受唾罵亦殊無憾矣瑛浙人也父某以商業致富有聲於鄉里瑛曾卒業於高等小學嗣又入中學肄業平時頗以成績優美見稱於師友瑛亦竊自負謂異日必當有所樹立為女界增光又孰意以閱歷過淺未能識別善惡遂為荒僮所惑致鑄成大錯莫由自拔耶僮為英國留學生負才名歸國後即從事商業其人與吾家夙有世誼因時相過從吾父素輕其為人斥為浮薄而瑛則甚慕其才謂新人物自當發揚踔厲安得遽目為浮躁老父所見迂也久之瑛乃為情網所罩不能擺脫竟允彼所求與訂婚約事定始白父母母故仁慈無所可否父性至褊急以瑛拂其意怒甚謂婚姻自由在所弗禁特今茲所託非人必貽後悔執不可瑛雖未敢顯與父抗然溺於情愛方自

似喜似愁頭緒紛繁何所求錫以
嘉號曰毛頭（覺迷使酒豪放終
日碌碌爲無事之忙而其人頗伉
爽可喜戲以毛頭擬之喻其紛亂
也）

獨火星孔亮 吳雙熱

贊曰 彼獨火此雙熱恰成妙對
如火益熱文氣蓬勃意態雄傑

笑面虎朱富 平襟亞

贊曰 笑口呵呵生氣虎虎相君
之面眉飛色舞（襟亞所主任之
雜誌以笑名殆笑口常開者也）

小說點將錄

謂矢志靡它父益恚即語瑛曰汝苟必欲逆父命而從某者是心
目中已不復有父宜速遠我生死勿相問也吾意已決去留迅自
擇瑛聞言惟飲泣而已亦終不言願承父意也父至此乃太息痛
恨但促速行嗣以母氏緩頰畀瑛千金爲生活資瑛尙猶豫愴復
慙惠再四謂此特暫別耳後此時過境遷老人意轉當又復相聚
骨肉之情未絕也瑛爲所動遂惘惘出門從愴來滬先是愴曾語
我謂抵滬後即當行婚禮願既來滬但賃屋居我而不言結婚且
求同室瑛力拒之謂若是則苟合耳在婚禮未行以前可共言笑
而不能同居否則我豈淫奔者流非鴉非鳳人其謂我何愴聞言
亦不復敢以非禮相迫但察其意殊怏怏居久之瑛復以結婚事
相詢彼輒支吾其詞以對屢問皆然瑛始稍稍疑之然尙不虞其
有他也來滬後數月彼忽云有事需款向瑛假八百金瑛慨然予

戀愛之鏡

宦海寫真記

續一

(七)自稱遠勝關公武侯之尹

昌衡

尹昌衡字太昭於辛亥舉兵成都殺
總督趙爾豐遂得任四川都督年甫
逾冠也在任半稔治匪無功項城知
其難勝重任改授川邊經略率所部
行狎伎豪飲日夕勿輟勒索番女為
妾共載華車招搖過市路人指之曰
此尹將軍挾所愛作郊外游也二次
革命起尹班師回蜀都督胡景伊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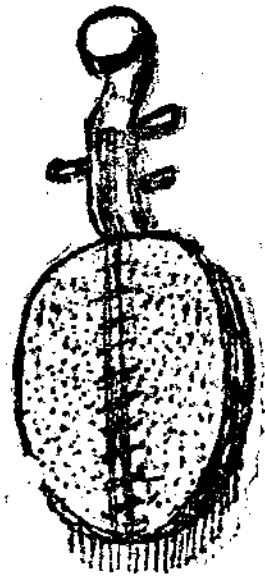
之願阿父所畀千金至此已垂罄矣彼得金以後遇我轉冷酷不
恆以好顏色相向瑛至此乃漸悟彼之薄情然已無及此中日月
已常以眼淚洗面矣最近彼忽告我謂瑛學識未充宜再求學俟
學業有成再結婚未晚也瑛聽其言彼乃為我報名入本校詭言
兄妹亦不以居址相告慮此中内幕為人窺破也彼密與瑛約云
將有秣陵之行一星期必返返則即來視我瑛信以為真願入校
已久杳無消息而校規甚嚴寄宿生除疾病求醫外非有家屬證
明例不得給假外出瑛不獲已姑以電話探詢始知屋已轉租人
亦不知何往瑛乃大驚異蓋當瑛入校時彼尚謂此屋既久定為
勤業公司事務所必不遷瑛向所居室今既空無人彼將自處之
取其便也今乃舍此他適事必有變瑛遂託病出校就彼平日所
稔諸友人處展轉探詢卒無確耗旋於途次偶遇彼舊日所雇車

兵嚴防之計不得逞而已爲項城所
 聞電令入覲迨抵都數案俱發遂遭
 禁錮黃陂正位欲釋之某巨公尼曰
 項城既不肯死之則宜盡挫其勇銳
 之氣然後釋放庶幾不致爲禍黃陂
 以爲然乃移禁白下尹悉不久將復
 自由一意著述成文十餘萬言曰止
 園叢書書中自謂膽略非關雲長所
 及才識尤在諸葛亮之上詆項城無
 識人之鑒使自比周公孔子之楊虎
 聞之恐亦將竊笑其後也尹在甯日
 督蘇者天津李純頗善待之厚幣聘

宦海寫真記

夫微泄其事始知彼已別有所眷殆棄我而去矣瑛至此已山窮
 水盡呼籲無門計惟一死藉了此孽然深願歷述所遭告吾女界
 俾引爲前車之鑒瑛雖死仍不反對自由戀愛第自由二字至不
 易言必具善知識有真眼力者乃可以言自由否則舉世滔滔無
 非誘人之魔鬼爲女子者偶一不慎卽爲所噬侈談自由實等自
 殺至於剽竊新詞附會學說放言高論似是而非尤若輩誘人之
 工具和淚上書語無虛飾烏死鳴哀伏希垂管 殷麗瑛絕筆

(下期續刊)



阿鳳

程瞻廬

阿鳳

一九

爲顧問尹被酒大言曰。淺淺者不足。當乃公一醉。李聞而大笑。探知其無異志。密請東海徐公。還其自由。東海准之。遂襍被北上門酒看花之興。仍復不淺也。

睇嚮齋主曰。往在京師。與止園共讌。席賭其侃侃而談。旁若無人之態。未嘗不肅然起敬。旋聞其有毆斃愛妾事。又深嘆其殘忍之甚也。

(八)大雨淋漓中之沈金鑑

沈金鑑字叔詹。浙之吳興。藉世爲。賈豪於財。幼學於縣。幕少長。納粟爲。鑾

阿呀。這般日子。還好活麼。不如死了罷。死死死……阿呀。不好了。有話好說。莫尋短見……二嬸。三嫂。嫂。不要拖住我。這般日子。活不得。我是一定要死的。死了罷。死了罷……鳳小姐。萬事總有個商量。不要這般執性。你有甚麼不如意。且到我這裏談談去……二嬸。三嫂。我這回不死。下回一定要死的。尖刀山上度日子。實在活不得……

這般聲浪。凡住在沈阿鳳家左右的。早已耳熟。能詳彷彿。壽星唱曲子。變成了一種老調。一年總要搬演好幾回。算不得甚麼奇事。可是阿鳳的老子。娘聽得女兒哼一個死字。立時魂飛魄散。慌張得甚麼似的好像閻羅大王。跟着女兒。走道了一個死字。女兒便沒有命活。還有同居的二嬸。三嫂。聽得阿鳳要覓死。總是鴉飛雀亂般的。相勸。拖拖扯扯。忙做一團……且住。阿鳳的老子。娘說是溺愛的緣

輿。衛。經。歷。一。官。五。載。以。勞。擢。用。知。縣。
指。省。直。隸。項。城。一。見。頗。賞。之。清。光。緒。
之。季。徐。世。昌。奉。命。總。制。遼。東。改。省。伊。
始。待。理。萬。端。尤。以。設。置。府。縣。需。材。爲。
亟。乃。行。文。於。直。隸。屬。項。城。保。薦。斯。項。
人。才。項。城。以。朱。家。寶、金。永、吳。燾、及。金。
鑑。列。表。以。報。金。鑑。既。入。藩。陽。世。昌。以。
其。爲。項。城。所。援。引。頗。重。視。之。薦。知。新。
民。府。事。某。歲。世。昌。率。驍。從。由。京。奉。鐵。
路。長。驅。入。都。途。經。新。民。值。黑。雲。四。起。
黃。沙。滿。天。既。抵。車。驛。復。巨。雨。洶。湧。金。
鑑。衣。冠。特。傘。屹。立。立。月。臺。中。淋。漓。遍。

故。瞧。不。出。女。兒。裝。腔。做。勢。二。孀。孀。和。三。嫂。嫂。都。是。旁。觀。派。俗。語。說。旁。
觀。者。清。難。不。成。真。個。當。做。阿。鳳。要。覓。死。竟。慌。亂。到。這。般。地。步。非。也。非。
也。二。孀。孀。和。三。嫂。嫂。都。是。玲。瓏。乖。巧。的。婆。娘。肚。裏。吃。着。油。火。蟲。似。的。
真。真。假。假。有。甚。麼。理。會。不。得。他。們。偏。偏。認。假。爲。真。阿。鳳。一。道。個。死。字。
便。實。行。那。『。鄉。鄰。有。鬪。披。髮。往。救。』。的。兩。句。話。從。表。面。看。來。似。乎。他。
們。是。很。熱。心。的。其。實。卻。另。有。一。番。作。用。

舊。式。婦。女。戰。勝。丈。夫。的。利。器。全。仗。着。『。死。了。罷。』。的。一。句。祕。訣。任。憑。
丈。夫。怎。樣。的。大。發。雷。霆。只。要。死。了。罷。一。聲。抵。制。管。教。三。千。丈。怒。火。炎。
炎。直。打。得。煙。消。火。滅。沒。奈。何。棄。甲。曳。兵。拜。伏。在。夫。人。城。下。古。人。云。『。
置。之。死。地。而。後。生。』。又。云。『。哀。者。勝。矣。』。目。不。識。丁。的。舊。式。婦。女。倒。
也。會。熟。讀。兵。書。豈。非。咄。咄。怪。事。話。休。絮。煩。且。說。二。孀。孀。和。三。嫂。嫂。深。
知。阿。鳳。覓。死。明。明。是。裝。腔。做。勢。然。而。卻。不。肯。說。他。是。裝。腔。做。勢。阿。鳳。

疊字令

身不願也。世昌善之。已而復進階。或曰：此所以表示逢迎也。

睇響齋主曰：金鑑爲人若市僧待人。甚刻薄。雖一杪一忽亦必計較。其作官手段迥非他人所能及。余戚某嘗膺揆席。極寵信之。百計使之爲長鄉。邦金鑑逢人必曰：是公吾恩人也。聞者笑之。

疊字令

瞻廬

某甲素饜養與友人聚餐酒樓飽則

阿鳳

二二

喊一聲死。他們便飛也似的去救護。你扯他左手。我拉他右臂。還要不好。了。不好了。的亂嚷。二孀孀的男子。三嫂嫂的丈夫。瞧在眼裏。背地裏都埋怨着。渾家道：你可上了他的當了。阿鳳這了頭。真個會死。麼。他只鬧些假意見。叫他死也不死。二孀孀和三嫂嫂聽了。都不約而同的向丈夫辯論道：女人家性子最執受了。委屈便把性命看得鴻毛似的。說死便死。萬萬不會鬧些假意見。不比男子家沒志氣。口不應心。嚙裏儘嚷着死。心裏只存活的念頭……就這幾句話。便聽得出二孀孀和三嫂嫂的絃外音。他們救護阿鳳。並非有愛於阿鳳。不過維持女人家的威信罷了。覓死的舉動。分明是女人家的常勝軍。紙糊老虎。戳破不得。要是他們都順着丈夫的口氣。也說阿鳳的覓死是假的。這便是自己拆自己的衙門。紙糊老虎。一經戳破。女人家威信掃地。將來他們挾制丈夫。便不能把死了罷三個字做常

颺去。慳囊中。從不破費。分文人咸憎。厭之。而莫可如何。一日甲食指忽動。又聞酒家樓。以覓白食。適見座有三。人一詩翁。一教員。一商人。皆所熟識。也因涎臉坐下。且呼侍者。速添杯箸。謂今日將圖痛飲。不醉無歸。詩翁止之曰。且勿亟亟。今日之飲。須行酒令。能應我令者。許其入席。否則請退。甲不得已。聽其出令。詩翁曰。吾出一疊字令。首言滴滴搭搭。次言悉悉率率。三言清清爽爽。四言叮叮噹噹。各以七字爲證。須叶韻。又須合各人身分。

疊字令

勝軍這不是切膚之痛麼。所以他們心裏曉得阿鳳的覓死是假嘴裏卻說阿鳳的覓死是真。這便是女人家互相迴護的一種作用。阿鳳爲甚麼要覓死。著者卻省得累累贅贅。逐項報告。總而言之。無非爲些尋常細故罷了。有時和左近小姊妹口角。自己理短。別人理長。漸漸有些招架不住。便把雙手一摔。兩脚一跳。帶哭帶嚷。道人家欺侮我。我可死了罷。少不得二孀孀和三嫂嫂。又來出場相勸阿鳳的娘。聽得女兒哭聲。雌虎也似的跳將出來。道誰敢欺侮我女兒。逼得女兒要覓死。倘有三長兩短。把你們兩條命來抵我女兒一條命。人家聽說嚇呆了。從此見了阿鳳。退讓三分。再也不敢撩蜂挑蠍。阿鳳見人家都懼怕他死了罷。三個字長久沒有出口。不覺技癢難熬。一天向他老子要求。覓金愛司別針。他老子沒有應允。阿鳳又摔手跳脚。嚷着死了罷。嚇得他娘百般勸解。又逼着丈夫。在三天內定要

阿鳳

能者恣意飲。不加限制。因言滴滴。
搭搭分明。秋雨灑梧桐。悉率率園。
竹初經細細風。清清爽爽。雲破月來。
花弄影。叮叮噹噹。宛如鐵馬。挂簾櫳。
吾係詩人。故以詩句爲證。令訖據案。
大嚼旁若無人。教員曰。滴滴搭搭。鐘。
擺搖搖計秒數。悉率率。鉛筆寫上。
五分簿。清清爽爽。國民課本。講從頭。
叮叮噹噹。一片鈴聲。催下課。吾係教。
員。故以教科爲證。令訖。連舉數觥。意。
興甚豪。商人曰。滴滴搭搭。算盤珠兒。
打得響。悉率率。提起筆兒。來寫帳。

把金別針。兌來阿鳳。才打消了死念。可是阿鳳的老子。不過一小小。
的商人。那裏有許多閑錢。替女兒。兌首飾。過了三天。依舊把空言。搪。
塞阿鳳。見死了罷。三個字。嚇不動老子。當夜賭氣。不吃飯。直到半夜。
忽然。嚷着腹痛。阿鳳的娘。從睡夢中驚醒。一骨碌起身。趕忙來。瞧女。
兒阿鳳。捧着肚皮。連嚷着痛呀。痛呀。我的肚腸。都要戳破了。呀。阿鳳。
的娘。慌得手足無措。那時二嬸。三嫂。嫂都已到來。驀見洋鏡。抽屜。
開得直直的。便說不好。不好。莫非他吞了甚麼東西不成。阿鳳的娘。
給他們一言。提醒了。趕來檢視。首飾卻少了一隻金戒。哭問道。你敢。
莫吞了金戒麼。阿鳳點頭兒。又一迭聲的嚷着。肚腸要戳破了。當。
下。撞門打戶。連夜去請醫生。比及醫生到來。詳察面色。細按脈象。那。
裏像甚麼。吞了金器。可是病家。說是吞金。他也不來置辯。便隨意給。
了一服瀉藥。只說大勢無礙。便是了。醫生去後。阿鳳假意不肯服藥。

清清爽爽幾元幾角幾分幾叮叮噠噠洋錢攢在櫃檯上吾係商人故以商情爲證令訖連下數箸以快朵頤某甲見人飲啖饒不可熬令行至已幾窮搜索良久乃曰滴滴搭搭饒涎直向脚背流悉率率餓得蛔蟲啄板油清清爽爽眼看你們下顫動叮噠噠耳聽杯盤響不休吾係饕餮家故以饒狀爲證三人大笑乃許其入席

疊字令

又是二嬋嬋三嫂嫂竭力相勸才勉強喝了一服瀉藥鬧到天明阿鳳一陣大瀉乘着衆人不備向牀席底下掏出一件東西在馬桶裏一撩道有一塊堅硬的東西瀉將下來了你們快來瞧呀端的是甚麼東西呀衆人顧不得臭氣熏天趕向馬桶裏看時好好的一隻金戒果然落在裏面阿鳳的娘謝天謝地謝菩薩謝那醫生賽過活仙人阿鳳的老子才把驚魂急定沒奈何預支了一個月薪水替女兒覓了一隻金別針阿鳳才沒話說

阿鳳在十七八歲的當兒聽得東隔壁軍樂齊奏西側廂簫管悠揚便向着他老子娘連珠砲般的歎起氣來他說人家嫁的嫁娶的娶偏我苦命投錯了胞胎做了你們的女兒一世吃苦沒有個出頭日子阿鳳的娘一壁安慰女兒一壁埋怨他男子道我原說女大須嫁阿鳳這般年紀做老子的便該放出眼光早早替他揀擇一個好女

阿鳳

含犀罪玉軒筆記

律西

△丢了棒

廣東有草名丢了棒（又名大散葉）治脚氣甚效其葉大如掌取葉搗爛和麵作煎餅食之昔有老人患脚氣扶杖而行後遇異人傳此方服之脚力轉健遂去其棒不用故得此名云

△丁肅堂

浙中丁肅堂若圻擅申韓之術王公爭先延致中歲患目疾不能見物百

塔。叵。耐。你。這。糊。塗。東。西。瞎。子。當。秤。全。不。放。在。心。（星字諧音）上。你。今。年。再。不。替。女。兒。對。親。我。也。不。要。這。條。老。命。和。你。拚。了。罷。從。此。以。後。他。老。子。娘。逢。人。央。託。做。媒。卻。依。舊。沒。有。人。上。門。來。說。合。多。分。阿。鳳。的。覓。死。聲。名。流。傳。道。路。做。媒。人。的。知。道。不。是。個。好。賣。買。因。此。不。敢。前。來。多。嘴。直。到。末。了。好。容。易。經。着。一。個。鄉。下。親。戚。替。阿。鳳。說。合。一。樁。親。事。這。家。姓。何。名。根。生。是。個。獨。養。兒。了。薄。薄。有。些。田。產。住。在。鄉。間。根。生。在。鎮。上。南。貨。店。裏。做。夥。計。現。年。二。十。一。歲。家。裏。只。有。一。位。老。母。人。口。稀。少。是。很。清。淨。的。阿。鳳。聽。說。把。他。許。給。鄉。下。人。家。很。有。些。不。願。意。可。是。除。了。這。家。卻。沒。有。第。二。家。說。合。失。去。了。這。個。主。顧。端。怕。沒。有。脫。貨。出。售。的。希。望。沒。奈。何。歎。了。一。口。氣。羊。肉。當。狗。肉。賣。勃。蘭。地。當。開。水。賣。也。只。得。胡。亂。的。答。應。了。那。樁。賣。買。式。的。親。事。就。此。說。合。成。就。何。根。生。是。個。勤。儉。商。人。定。了。親。事。便。想。慢。慢。的。多。積。些。錢。再。圖。完。娶。

治不效。後遇異人，謂曰：「凡遘是疾而終不能療者，皆由天譴。觀子爲人，正直好善，疾當可治。問其方，藥曰：『無須也。』但擇一靜室，吾與子對坐，三晝夜，運吾之氣入子目中，疾即瘳矣。如其言，坐至第三日，覺熱氣一縷透入頂門，散穿七竅，鬆快不可言狀。一炊時許，目患若失，豁然開視，明朗如初。起謝異人，已失所在。前後訪尋，人無知者。咸疑爲狐仙云。按此事，去今已四十餘年，近則運氣治病之事，愈推愈廣，已成一專門之術，且不但可治目。

可是阿鳳的心思，卻和他絕不同。最好今天定親，明天便出嫁，炒蝦等不及紅似這般一天一天的捱延下去。他那裏忍耐得住？免不得當着老子娘又要死了罷，死了罷的亂哼。他娘發極道待嫁的女兒，宛比六月裏的葦菜，那裏耽閣得起？便逼着丈夫快向男家去催娶。阿鳳的老子道：「女兒不催娶，典當不催贖，這是相沿的俗例，怎能向男家去催娶？阿鳳的娘罵道：『糊塗東西，虧你這麼說。要是男家一輩子不來娶，難不成你也把女兒一輩子養在家裏？阿鳳的老子被逼不過，只得央託原媒向男家再三情商，才把婚期提早了一年。阿鳳本該二十歲上出嫁，現在縮短期限，十九歲上便有子歸之望，總算遂了他的心願了。可是嫁期將到，阿鳳卻又改變了一種心理。從前的阿鳳眼巴巴的盼着出嫁，宛比久旱盼甘霖。現在的阿鳳悶懨懨的怕着出嫁，宛比囚徒怕判決。他的心理轉移，當然含着曖昧性。

疾當無疑鬼疑神之事矣

△急智

友人張炳于素誠謹在鄉時一日遇諸塗時已傍晚張方僂身若有所覓狀極遑迫見余至遙呼曰吾有鑽戒一枚不幸至此偶經顛躓遽墜於地願君見助也余略事尋檢張又云是必墜此石隙中即號於衆有能起石代覓者酬資二元能得原物者酬資五元即有人應募而前一時喧紛雜逐觀者如觀余乃先行次日就張問其究竟張笑曰此一時自救之策耳

質也不待著者說明了

阿鳳出嫁以後根生很和他要好婆婆也很鍾愛又無姑娘小叔當然沒有搬唇弄舌的事死了罷三個字當然用不着了可是久住城廂的女子不耐鄉間寂寞更兼另抱着一種野心恨不得立刻便回娘家好容易在夫家住了一個月借着歸甯爲名逕返娘家此間樂不思蜀一天一天的延蕩不知不覺在娘家住了三月有餘向他老子娘賭神罰咒無論怎麼樣誓不再到鄉間去過活

這三個月中何姓幾次派人來城裏接取他回家阿鳳只是嚴詞拒絕根生見渾家不返只得親自上城幾度相請阿鳳便喃喃的罵道似你這般倒霉人家前有糞坑後有豬圈腌腌臢臢不是人住的你若不搬家到城裏我便一輩子不和你同住根生是生長鄉間的更兼這邊有幾畝薄田安土重遷當然不能搬上城裏來居住阿

安。有。是。事。哉。吾。新。得。一。鑽。戒。約。值。二。千。餘。金。不。意。爲。宵。人。所。窺。尾。綴。於。後。者。數。日。將。俟。偏。僻。處。逞。其。兇。暴。吾。一。時。情。急。不。能。不。師。陳。曲。逆。裸。體。刺。船。之。法。也。余。聞。言。大。笑。因。憶。今。年。春。間。滬。上。袁。五。公。子。曾。因。一。鑽。戒。致。遭。狙。擊。使。能。師。此。智。未。必。不。可。安。然。脫。險。然。匹。夫。懷。璧。處。此。荆。天。棘。地。之。中。不。如。不。事。慢。藏。尤。爲。卓。識。也。

上海奇怪人

民哀

△電燈司務

上海奇怪人

鳳。便。借。此。爲。名。斬。釘。截。鐵。不。肯。再。返。夫。家。任。憑。根。生。舌。敝。唇。焦。百。般。央。求。阿。鳳。只。當。秋。風。過。耳。一。般。保。都。不。來。一。保。末。了。一。次。根。生。可。忍。耐。不。住。了。氣。憤。憤。的。趕。到。城。裏。便。向。阿。鳳。發。話。道。你。久。住。娘。家。不。想。回。去。端。的。存。着。甚。麼。歹。心。我。在。鄉。間。被。人。家。指。指。點。點。背。後。取。笑。實。在。臉。上。有。些。下。不。去。阿。鳳。聽。到。這。裏。覺。得。刺。心。便。負。氣。說。道。你。要。我。回。去。我。便。連。夜。跟。着。你。回。去。說。時。拖。着。根。生。連。喚。走。走。阿。鳳。的。老。子。娘。都。道。要。走。也。要。明。天。走。今。夜。可。不。及。了。根。生。道。不。妨。不。妨。橫。豎。可。趁。夜。航。船。你。願。走。我。便。同。着。你。走。當。下。阿。鳳。在。前。根。生。在。後。一。起。出。門。而。去。二。嬸。嬸。和。三。嫂。嫂。道。鳳。小。姐。賭。氣。出。門。事。有。可。疑。我。們。不。如。暗。暗。跟。着。他。走。送。他。上。了。航。船。才。能。放。心。呢。

那。夜。星。月。無。光。秋。風。又。刮。得。甚。緊。街。上。疏。疏。的。幾。盞。電。燈。很。有。些。愁。慘。氣。象。阿。鳳。頭。也。不。回。專。揀。着。冷。僻。街。巷。行。走。根。生。緊。緊。相。隨。一。步。

阿鳳

二九

諺云。行行出狀元。此言信而有徵。中國自通商以來。各埠皆知電力作用。紛起創辦。尤以電燈一項。幾無地無之。海上得風氣之先。此業尤爲發達。但電器事業。大抵公家壟斷。在租界則隸屬於工部局。華界亦爲強有力者把持。與官廳通聲氣。不容平民染指。市上販賣電泡電扇電爐之肆。雖觸處皆是。然而將本求利。所得式微也。設肆者尙且如是。則裝置燈線火表之小工。更無足道。殊不知大不然。我於此裝燈小工中。得一奇怪人。若

不敢放鬆。約莫走了兩三條巷。走到一個所在。上岸有人家。下岸便是河沿。阿鳳忽地立住了。腳氣憤憤的說道。你逼我回去。我不如死了罷。說時。便向斜刺裏走。一口氣趕到河灘。做出要跳河的模样。根生喊聲不妙。趕上扯住。虧得阿鳳的跳河是好整以暇的。不是撲通便跳。卻一步步的走入水裏。光濕着兩條腿。嘴裏兀自喊着。死了罷。根生也顧不得打潮了。腳拚命的去救護。渾家一把拖住。死不放手。那時暗跟在後面的二嬸嬸三嫂嫂。都說不好了。鳳小姐跳河了。三腳兩步趕到河灘去救護。阿鳳聽得有人來救。益發把手亂摔。索性坐在淺水灘裏。亂嚷着要死。那時二嬸嬸和三嫂嫂。都拉着阿鳳的衣服。要把他拉上岸來。却一時拉他不起。虧得阿鳳的老子娘。也不放心。女兒夜行隨後趕來。才把阿鳳拖起。只是下半身浸得水淋淋。並沒遭那滅頂之兇。誰知身遭滅頂之兇的。不是覓死的阿鳳。卻是

人姓葉。浦東人。目不識丁。最初習學裝燈於某電器公司。其人心計甚工。默窺此項事業之樞軸。系乎彼而不系乎此。因極力奉迎鉅商富紳。日爲其想法。某廳嘗用何燈。某號招牌燈內應用何色電池。久之商紳信任。不特已所經理之公司或商號。必招葉某來裝配電燈。即親友間有婚喪喜慶。欲添裝電燈。亦推荐葉某。至是葉某已能自立。不復爲某電器公司司務。日奔走各處。滬所人謂做野鷄生意也。未幾。手中略有積資。且求得他

上海奇怪人

救死的根生。原來方才阿鳳把手亂揮的當兒。根生一時跣脚不牢。滾入河心。只因天色黑暗。二嬸嬸和三嫂嫂注意在阿鳳身上。卻不曾顧及同行的根生。直待阿鳳上了岸。阿鳳的老子娘還想向女婿重重的發幾句話。四下尋時。卻不見了根生。直到來朝河面上浮起屍身。才知道可憐的沈根生。竟是從井救人犧牲了一條生命。自從鬧出了這個亂子。衆人都抱不平。定要報官檢驗。把阿鳳重重治罪。那時根生的老娘聞變。上城撫屍。大慟。便向衆人說道。兒子死得很苦。再經相驗。來世不得投人身。便是苦上加苦。情願自己棺殮。不要經官相驗。又因媳婦已有四個月身孕。將來生有子息。便好綿延沈姓的宗祧。只要他自己悔悟。願回婆家生育。以後哺乳三年。直待小兒會走了。那麼由他回娘家改嫁。和夫家脫離關係。衆人當下公斷。在這三年以內。阿鳳只准在婆家住。不准到娘家走動。阿鳳聞

阿鳳

人之助。自能設肆營業矣。始而電器材料。不過向他處批發。繼而直接向外洋定貨。局面日漸擴充。毛全泰木器店之東人。中法藥房經理黃楚九之三人者。葉某奉之若家堂菩薩。相似而二人之提攜葉某。亦出全力。報施相等。未幾黃楚九辦樓外樓新世界大世界等遊戲場。所有場中電燈。皆為葉某一人包攬。老毛又為介紹各種工廠電氣生意。葉某遂蒸蒸日上。孔子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葉某深得此道。渠與管理電器事。

了。這滔天大禍。那裏再敢嘴硬。便一一的應允。棺殮以後。披麻帶孝。隨着他婆婆回鄉。間臨走的當兒。衆人指着他面皮罵道。沒廉恥的。下賤東西。你口口聲聲要覓死。爲甚麼不死。阿鳳垂倒了頭兒。只不做聲。

二孀孀的男子。三嫂嫂的丈夫。也都譏誚着。渾家道。你說女人家。性子最執。說死便死。現在卻怎樣。二孀孀和三嫂嫂待要剖辯幾句。卻恨上下唇黏着膠漆似的。良久良久。只是開口不得。



癡仇記 (三)

程小青

「請你快來。第三個人已有信息。危險怕在目前了。」

業之人。莫不有交誼。每年餽贈一項。爲數亦鉅。故他家電器公司不能辦到之事。延葉某必能辦到。因其預備一火表。平時按季納費。而可隨時移動。延其裝燈。可隨時接線開火。毫無困難。人貪便利。莫不稱葉之有爲。雖其價格較尋常昂貴。亦甘受之矣。葉之裝電燈事業。不僅限於上海一埠。內地震其名。亦多專人速之往者。其勢力可達至北京。當北京前門外香廠新世界開辦之際。因都中電力不足。須自備引擎。該場總理劉某。偕一

我一聽這幾句簡短的通信。已知道事情危急。所以當我去見羅密萊。德雷富列的時候。他那一種驚皇慌張的狀態。早也在我意想之中。他竭誠歡迎我道。克麥。你來了。謝上帝。但你來得怎麼這樣遲緩。我答道。你的信不是直接達我。因此略略耽擱了一些。有甚麼事啊。羅密萊道。唉。有一件可怖的事情發生了。我覺得有一種不可思議的羅網籠罩在我的周圍。現在都越逼越緊了。他說時。隨把恐怖的目光向幕帷的窗口瞧了一眼。似乎有甚麼東西足以使他驚怖。我問道。不是那五個人中。又有一個出現了麼。羅密萊道。是啊。就是那個可怖的透歇克。我道。你可曾見他麼。羅密萊道。我想我見他的。但現在先得飲一杯熱咖啡和一些酒。否則你的骨髓也許要寒凝住了。他於是按鈴吩咐僕人。同時又把目光向窗口望了一望。我們那時就在他的古屋中的藏書室裏。外面一陣陣冷風。刮得颼颼的響。

董事吳姓者。南來購辦。在某洋行看定一發電機。因價目關係。口頭協定。未付定銀。某洋行者。爲海上專門經理電器進口貨。買辦某。與葉又屬舊交。因密通關節。葉卽出價將此機購去。時劉與吳方遍走各行家。覓一價廉物美之貨。久而未得。所見者。或不適用。或物美而價昂。或價廉而物劣。皆不若最初所見之機合意。故還至某行。則此機已不知去向。叩之買辦。云是葉某所購。劉吳明知此中有因。而爲時間偏促。不得已求該行買辦。

越顯得這老屋沉寂可怖。原來這所古屋。已經閱歷了幾個世紀。屋主人新陳代謝。爲數也已不少。惟近五年中。因著紐蘭爵士結怨了五個兇徒。他們立誓報復。竟連續死去了四個主人。此刻只剩下羅密萊一人。乃是德雷富列氏唯一的血統。羅密萊既已發覺了他的祖先紐蘭賣黨結怨的故事。又知道那五個惡徒立誓要將德雷富列的支統完全撲滅。方纔滿足他們復仇的素志。便來請我相助。我叫做卡耳克麥。本來當一個秘密偵探。應允了他的請求。就辭去職務。專替他抗拒兇仇。我已把第一個仇人拉泡。而和第二個仇人佛蘭欠脫的搏戰的經歷。先後披露出來。現在却又有第三個透歇克來了。此外還有兩個。一個是美國人海特拉。一個是挨勃洛士。乃是匈牙利國的一個伯爵。我們雖然僥倖戰勝了兩個。這第三個可也逃得脫麼。第四個又怎麼樣。還有第五個。那却更保不定了。因此之

爲媒介。反向葉某轉購。葉云。該機不願轉售。公等如必需裝用。則場內之電燈生涯。須由余一人承包。此機即可運京開火矣。劉吳無奈從之。同時某眼鏡公司。設分號於北京。該公司製鏡片之電力。亦葉所承包者。至是一得兩便。葉之裝燈名譽。又傳遍九城矣。葉之手段。類皆如是。其人癡肥臃腫。面黑膚糙。不脫鄉村氣息。而其腦力智識。雖博通典籍者。亦不過如是。又擅口才。善於酬應。現已擁資二十萬矣。若爾人者。豈非上海之奇怪

上海奇怪人

故我每一念及羅密萊的前途。覺得他的生機。正是十二分微弱。差不多已是一個墳墓中的陳死人了。那時僕人將咖啡和酒送進來。後旋即退出。我和羅密萊彼此飲了一杯。他就開始申說他的故事。道。前天傍晚。這裏忽發大風。我却出去試驗我新購的八個汽筒的汽車。我們行了十九英里。汽車忽然陷進了道旁的溝漚裏去。原來風力既猛。我們的汽車又開足了一點鐘。九十英里的速率。況且那時我們已行至傾跌谷口。道路狹隘不平。偶一不慎。就滑了下去。於是我和我的車夫。下得車來。盡力把車子拔起。拔了一回。幸而成功。車子也沒有損傷。然天已黑下來了。又兼雷電交作。一時已不能夠轉回。據我的車夫說。山谷裏面有一宅房屋。不如到那裏去暫躲一。回正在那時。我從電光閃爍中。聽見一個人距離我們約五六碼遠。背向我們。站著兩手中各執長手槍。一支槍身上的鏢色。照在電光

職 仇 記

人耶。

程豔秋王又宸之母

醒民

久未觀探母代回令矣。小梅前次南下。曾與鳳卿演過一次。配以吳彩霞之蕭太后。姚玉芙之四夫人。在余雖猶有曾經滄海之憾。而滬上已屬難得之盛遇。豔秋師小梅頗有似處。特天賦稍差。丰韻略遜耳。此番來滬。余往聆多次。藝已視前。孟音多矣。唱腔

下面閃閃的耀人眼目。汽車夫鐵弼也已瞧見。便拉著我的臂膊。附耳道。先生。你可曾瞧見。這不是怪事麼。這人就見那山谷中一所屋子的租戶。我們正要去尋他的。他的名字就叫哀特利杞教授——這時候那人忽已聽得我們的談話。便厲聲喝問道。停步。你們是誰。那時雖然黑暗。彼此不能夠瞧見。我却覺得他的槍口已經移換了方向。直注著我們二人了。我忙高聲應道。這裏有兩個坐汽車的人。路上遇了意外。正想尋一個駐足的所在。那人忽的變了聲音。答道。唉。你就是羅密萊德雷富列爵士了。我很願意你到我家裏去暫留。請你一直向前走。不過百碼多遠了。我現在簡括些說。二十分鐘以後。我就坐在哀特利杞教授的晚餐席上。心中很感激他招待的盛意。鐵弼也在廚房中進食。非常開懷。那房屋十分簡陋。好似一所田舍。哀特利杞租賃也只數月。據說爲了要研究隕石。纔住在這冷僻

具見功夫。足爲尙小雲之勁敵。初二晚演探母。以未見其旗裝戲。特往一觀。而爲之評論如下。

是晚王又宸去四郎扮相。尙佳。以視鳳卿之僞。優蹒跚似覺此勝於彼。而講究字眼音韻。則去叔岩難以道里計。蓋多京音而少湖廣音也。上場引子爲（被困幽州思老母兩淚交流）老譚則爲（金井鎖梧桐常嘆身隨一陣風）詞較雅馴。又宸爲譚氏袒腹。又安可不諳譚詞耶。一段念白。殊少片段頓挫字音亦差（楊延輝）

程豔秋王又宸之探母

的地方和我對面坐的。乃是教授的妻子。他很美麗。但他的面色灰。聖手也微微顫著。好像帶著驚悸的狀態。當他的丈夫和他說話的時候。竟至不敢抬頭。有時聽得雷響。他也必瞠目直視。好似爆裂了一個炮彈一般。我瞧這柔媚婀娜的女子。竟嫁這亂髮曲背的哀特利。利杞似不相稱。況且哀特利杞的眼睛深藏在藍色眼鏡的後面。聲音又嚴肅怖人。瞧這女子的狀態。分明還怕他的丈夫。那麼他們倆怎麼會結成伉儷的呢。我默想了一回。覺得哀特利杞還懷著妒意。因此我坐在席上。心中愈覺不安。還有那值席的僕人。哀特利杞叫他做司梯芬。那人面無血色。口角歪斜。還不時的牽動。似乎患過拘攣症的他。那可憎的面貌。我見了益發厭惡。我覺得這主僕二人。一定不是善良。但這妙齡的女子。處在他們中間。真是可危可憐哩。羅密萊說到這裏。略頓一頓。把他口中咬著的雪茄重新燃著。忽又向

職 仇 記

三七

一段西皮自老譚灌入百代話匣固已家弦戶誦一般自命學譚者莫不奉爲南鍼又宸此段大體不差開口卽有閣堂好於是大爲冒上全劇彩聲之多竟使豔秋對之黯淡無色（籠中鳥）之鳥字極有神致而（有翅難展）之展字則未能徐疾合度（南來雁）之雁字收放自如逼真老譚（被困在沙灘）沙灘二字太嫌氣促未諧音節轉二六極佳（想老娘）句尤凄厲動聽惟將（改名姓）唱做（改木易）下句又有（將

窗口瞅了一眼。我又取熱咖啡飲了一口。緩緩的說道。你說的事跡。非常動人。後來又怎麼樣呢。羅密萊接續道。晚餐既畢。哀特利杞的妻子就離去我們。我和哀特利杞相對坐著。彼此竟靜寂無言。一回我偶然問他一句。他却只低垂著頭。沉沉在那裏回想。我幾次想起立告辭。可是一聽外面的雷雨。正似傾盆瀉。峽風聲也呼呼的狂吹。我們距離古屋。又在十九哩外。斷不能夠冒險動身。忽然間哀特利杞仰面向我。突然問道。羅密萊爵士。你方纔聽見我時。可覺得我有甚麼特異處麼。我想起那時他手中執著兩柄長手槍的。可是這時不便說破。就託言黑暗中望不清楚。沒有瞧見甚麼。哀特利杞冷然道。你這話是假的。我那時執著兩柄手槍。你分明聽見的。你不要瞞我。老實說。這樣的夜。真是犯罪的夜。我正要準備犯罪。你來得很好。可以爲我做一個證人。現在請你讀這一張紙。我接過一瞧。乃是一

楊字拆木易，匹配鸞鳳。於章句殊爲重疊耳。

豔秋清麗美秀，斌媚動人。過於小雲身材，頗長則不如小雲之合式。登高底鞋，益形其長於姿勢。上大損美觀。當易平底鞋，較可藏拙也。效旗婦脚，頗佳。此種脚步，南伶皆難得其彷彿。豔秋旗人，故益自然。出場四句搖板，限於嗓音，未能婉折。從心與小雲同犯艱澀之病。然天賦猶不若小雲。遠甚說白，淡然無味。想亦由於嗓子關係也。（夫妻們）倒板未能翻高視。

程豔秋王又宸之探母

張日記冊中撕下來的小紙，紙中字迹屈曲，顯見要隱藏他的手筆。寫著道：

九點和十點之間，我將在柵林中等候，不要失約。

哀特利杞又作沉著的聲音說道：這一張紙在我妻子的寫字桌中得到的。說時眼睛大張，似乎他心坎中的妒火，直要從眼孔中迸透出來。又接續道：我不願有任何人瞞著我和我的妻子通信。當你來時，我正自等待那個不知誰何的通信人。如果我瞧見他的面，少不得要送一粒彈子進他的腦壳裏去。但或者因著風雨的猛烈，他竟毀約。或是他此刻已經到了柵林裏面，也未可知。我們現在不如一同去瞧一瞧。再說我（克麥）這時不禁打斷羅密萊的談鋒，問道：那通信中的字迹，你果真不熟悉麼？羅密萊道：我真不知。因為字迹很不自然，想必那通信的人故意如此，以便藏去他的真迹。我道：

藏仇記

三九

程豔秋王又宸之探母

小。雲。之。高。亢。殆。不。可。同。年。語。矣。西。皮。慢。板。乃。漸。入。佳。境。（猜一猜，鮑馬爺，腹內機關）一波三折，紆迴有致。（抱琵琶，另向別彈）句亦佳而一種愁怨神色，學蘭芳得其七八，嫵媚極矣。（是何意見）句頗圓潤（思故土）之土字提得甚高，居然能免竭蹶之虞，大為難得，實出意外。此段唱既清晰流利，做亦極情盡致也。

當道破名姓時，又宸忽將（非也）二字忘却，以致雙方錯謬半晌，無語情狀，乃大僵，又宸到底不曾想出豔秋

殲仇記

四〇

謝你請你說下去罷。羅密萊因又道：那時我就應著跟他出去，並不勸阻，明知他的妒嫉正熾，言語規勸斷沒有用，倒不如到了外面，相機行事，或者還可以免去流血的慘禍。我們從後門出去，走進一個菓園，在那沉黑的園中，哀特利杞把一手引著我走，還有一隻手中，我知他執著一支手槍，那時雨脚仍舊不絕落在面上，冷入心肺，風聲雜著樹聲，竟似怒潮般的奔騰，空氣中挾著腐葉和溼泥的氣味，也時時觸入鼻官，我迴想所處的境地和所遇的事情，彷彿身在夢中，忽而我竟得哀特利杞引我的一手越挾越緊，他的呼吸也愈加粗短，同時忽覺有拍拍的聲響從我們頭頂上掠過，似乎是一隻飛鳥，哀特利杞低聲說道：這裏面就是柵林了，我果然覺得我們已走到一行木柵的面前，哀特利杞隨手開了木門，引我進去，又附耳說道：你姑且站在這裏，讓我去尋一尋，我如果瞧見了他，再來叫你。

亦欠機警之處。又宸臨場忘詞。余已屢見不鮮。是晚人緣尙佳。不然恐又難免倒采之辱也。

倒板（淚流滿面）精神飽滿。雖非譚腔。亦尙有味。西皮原板（表紋一番）（弟兄七郎）行腔自然。清越悅耳。惜字音不準。足爲白圭之玷耳。其間頗雜有劉腔。以噪音近似也。豔秋快板。板槽極工。穩。特底氣弱耳。對唱一段。又宸平淡無警。句如（五鼓天明）（快馬加鞭）在老譚皆有奇突之腔。而又宸都平平。唱過豔秋以底

程豔秋王又宸之探母

說完便自去了。我回頭瞧那屋子。忽見一個紅色窗帷的窗。中燈光閃爍。我知道那裏必是哀特利杞妻子的所在。他也許已知道他的私信已被他丈夫所得。這時諒必正懷著鬼胎。我引耳傾聽。除了樹木戰風聲外。聽不出甚麼。霎時間陡有一種獅吼似的咒罵聲音。直刺我的耳鼓。竟使我的血液變冷。約隔兩三秒鐘。又有發槍的聲響。接著便有一顆彈丸從我的右頰旁邊飛過。同時又聽得女子呼喊的慘聲。却夾雜一個「透歇克」的名字。這時我見哀特利杞奔跑過來。作張皇聲道。他已逃了。我彷彿見一個人伏著。可是沒有清楚。——這時又聽得女子第二次呼「透歇克」的名字。很悲慘。刺耳。哀特利杞急停止不言。拉著我追奔過去。幾乎和那女子相撞。那女子就是哀特利杞的妻子。正站在木柵的門口。一見我們。就撲在他丈夫的懷裏。哀特利杞就扶著他回到屋裏。放他在一張沙發上面。

氣不充裕亦未有精采又宸（叫小
番）使一夏調氣足聲洪可見嗓音
之佳又宸以嗓音之佳所以能博時
譽亦因嗓音過佳所以不能學老譚
也。

榮蝶仙去蕭太后扮相富麗唱工過
差即方諸茹香尙難望其項背所謂
不對工是也餘如劉振廷之六郎張
菊舫之太君王又荃之宗保吳富琴
之四夫人在亦舞台固算極力捧場
實皆酒囊飯袋徒增厭惡而已前觀
關芳斯劇於天蟾以爲不若在京時

你想那時我有甚麼樣的感想這種黑夜中風雨的經歷固然可怕
但我所怕的却在那婦人所呼的「透歇克」名字原來透歇克不
是別人就是我的五個仇人中的一個我因聯想到那些仇人都是
有一隻有七個尖刺的火玉戒指的這戒指乃是他們黨徒的表記
當他們殺人之後就將戒指在被害人的身體上留一個刺孔作爲
復仇成功的符號用的假使我所聽得的透歇克沒有誤會也許有
戒指可以作證於是我在那婦人的手上一摸果然見他的左手的
第四指上有一隻同樣的戒指羅密萊忽然停了呆呆的向我注著
似不由的心中害怕起來我安慰他道你別這樣快把你的故事說
完了罷羅密萊呼了一口長氣因又續道當初我覺得這事的真相
幻秘不容易測度然經了一度的思索便即了然諒必那透歇克就
是哀特利杞妻子的秘密情人他手上的戒指也就是透歇克送給

配。叔。岩。德。霖。之。整。齊。今。觀。程。王。去。蘭。芳。之。配。搭。又。有。雲。泥。之。判。設。程。王。去。滬。則。並。此。而。不。得。觀。矣。噫。

回。令。一。場。又。宸。既。嫌。生。疏。艷。秋。亦。似。平。常。可。不。必。費。余。詞。矣。

艷。秋。未。南。來。之。前。論。者。各。持。一。說。黨。見。甚。深。余。曾。著。論。闢。之。（見。十。一。期。本。雜。誌）今。見。其。技。覺。其。僅。能。與。小。雲。爭。衡。萬。不。足。上。追。蘭。芳。悠。悠。之。口。何。可。以。為。定。論。哉。

紅笑

夢鷗

程藍秋王又宸之探母

他的我含笑答道你這個理想錯了須知你所說的秘密情人——
但現在我先要問你一句以便解釋我的疑團羅密萊道問我甚麼
我道你爲甚麼不時向窗口偷瞧他面上紅了一紅答道你已覺察
了麼唉你說我的理想弄錯現在要我說明却還須繼續我的故事
我們在第二天早晨從那山谷中的屋子中回來我回來後昨天一
天沒有出去迴想透歇克雖然可怕此刻却有哀特利杞和他爲難
也許可以省我勞神我吃過晚飯走進藏書室來因我常常如此我
——我（克麥）中止他道請你原諒這一點很有關係便果真在晚飯
以後常常到藏書室裏來麼羅密萊點頭道是的我進來了兩個鐘
點都專心在一本書上後來偶然抬頭忽見向窗的一面鏡子裏面
現出一個人形那人正立在窗口外面面容慘白獐獐的眼睛直凝
注著我的背後他的右手舉起裝作握著手槍的模樣他的食指也

職 仇 記

四三

拍賣所中

一個人在拍賣所裏失去了錢囊。他
自己還沒有知道。回到家裏以後。纔
知錢囊已是失去。他急忙跑到拍賣
所對主人說明。請求查究。拍賣所主
人就高聲喊道。誰拾着錢囊來還。便
送他七十五元的報酬。這時人叢中
有人喊道。我願出一百元。第二個喊
道。我願出一百五十元。竟加到一千
元。可是問問失錢囊的囊中有多少
錢呢。他答道。只有三百元。

死所

彎。作。扳。機。的。形。狀。好。似。正。注。槍。待。發。我。竭。力。自。持。靜。坐。著。不。動。心。中。
詫。異。他。裝。做。這。種。虛。嚇。的。狀。態。究。竟。有。甚。麼。用。意。莫。非。要。把。醜。怖。的。
面。容。嚇。倒。我。麼。這。樣。相。持。了。約。一。分。鐘。我。正。待。從。椅。子。上。直。跳。起。來。
那。人。却。忽。然。不。見。我。急。急。趕。到。窗。外。也。已。不。見。影。踪。於。是。我。料。定。那。
人。必。是。透。歇。克。他。現。在。已。經。舍。了。哀。特。利。杞。注。意。到。我。身。上。來。我。覺。
得。有。些。危。險。神。經。上。也。不。安。甯。所。以。便。寫。信。來。請。你。我。的。故。事。至。此。
已。完。此。刻。却。要。問。你。我。的。理。想。到。底。錯。在。那。裏。他。說。完。後。又。向。窗。一。
望。等。我。答。覆。我。垂。頭。沉。吟。了。一。下。他。又。催。著。道。這。事。你。已。經。完。全。明。
白。了。爲。甚。麼。不。答。你。想。他。既。已。得。到。了。可。以。害。我。的。機。會。爲。甚。麼。只。
是。裝。腔。做。勢。却。不。真。的。開。槍。打。我。你。可。也。知。道。他。的。用。意。麼。我。應。道。
這。一。點。最。是。奇。詭。我。却。不。能。解。說。至。於。那。人。是。不。是。透。歇。克。我。可。以。
直。截。回。答。他。果。真。就。是。你。的。死。仇。你。的。性。命。危。險。麼。我。也。敢。回。答。你。

膽小的人向水手道。你的父親死在那兒的水手道。死在海裏。胆小的又道。祖父呢。水手道。死在海裏。曾祖父呢。又死在海裏。膽小的道。如此你還要冒險去航海。你不怕死的麼。水手道。然則你的父親死在那兒的呢。答道。死在床上。又問道。祖父呢。答道。死在床上。曾祖父呢。又死在床上。水手道。如此你天天晚上還要到床上去睡覺。難道你不怕死的麼。

紅
笑

此。刻。實。在。處。於。最。危。險。最。恐。怖。的。地。位。若。說。你。的。理。想。我。仍。不。能。說。你。是。的。因。為。你。始。終。以。為。哀。特。利。杞。和。透。歇。克。確。有。兩。人。這。一。點。就。明。明。錯。了。羅。密。萊。詫。異。道。甚。麼。他。們。不。是。兩。個。人。麼。我。答。道。一。而。二。而。一。羅。密。萊。道。唉。怪。不。得。哀。特。利。杞。一。聽。得。我。的。聲。音。便。知。道。是。我。那。麼。他。妻。子。的。情。人。又。是。誰。呢。我。道。那。却。更。沒。有。這。個。人。了。羅。密。萊。道。但。那。張。約。會。的。通。信。不。是。另。有。一。個。人。寫。的。麼。我。忙。道。那。是。我。寫。的。我。見。他。一。聽。這。句。忽。現。出。一。種。驚。疑。的。狀。態。如。果。我。們。的。談。話。不。很。嚴。重。他。也。許。要。當。作。笑。話。他。瞧。著。我。說。不。出。話。我。便。繼。續。道。你。覺。得。奇。怪。麼。其。實。也。並。不。可。怪。就。因。為。我。聞。得。透。歇。克。的。消。息。在。你。之。先。所。以。早。就。有。了。舉。動。因。在。一。個。月。前。我。聽。得。哀。特。利。杞。教。授。到。來。的。信。息。後。又。聽。說。他。住。在。附。近。這。裏。的。谷。中。專。門。為。研。究。隕。石。來。的。透。歇。克。本。是。一。個。精。於。地。質。學。的。科。學。家。我。先。前。說。過。你。諒。必。沒。

職
仇
記

四
五

百有歌

瞻廬

篇中含有百有字

有生以來萬事足幼時便有神童目
有貌似潘安有才似宋玉有太白萬
言之文有子建八斗之腹有似麗水
金有似荆山璞有似熏香荀令有似
蓮花張六有兩小無猜之姊妹有一
呼百諾之家屬有勝於太觀園之別
墅有強過賈寶玉之豔福有詩社春
往秋來有和章盈篇累幅有勢有財

有注意因此我就疑他化身我留心偵察了幾次果然被我瞧出那
哀特利杞決定是假裝無疑他就是你的死敵中的一人特地來想
甚麼秘密方法謀害我的我又偵知他的妻子非常怕他當他喬裝
戴亂髮和藍眼鏡時尤其害怕因為他知道那時他的丈夫又要幹
甚麼犯法的勾當了原來他妻子雖知他丈夫作惡却並不和他通
謀他手上的戒指也是他丈夫給他戴的至於戒指的作用怎樣我
確信他也不會知道羅密萊忽插口道雖然但我瞧那男子的狀態
分明有嫉妒的意味我道不錯他是生性嫉妒的平時無緣無故也
會發生妒意這就是透歇克弱點但這一次懷妒却當別論因我已
和他的妻子會面過兩次他知道他丈夫將要做甚麼惡事我便自
承願做他的危難的朋友救引他們二人免去禍患那一封信也是
我故意掩藏的手筆不料竟落在透歇克手中我知道事有變端所

有山有壑。家有金庫。室有玉軸。有沈
萬三聚寶之盆。有石季倫量珠之斛。
有太上老君煉丹之爐。有財神菩薩
搖錢之木。有奇書五典三墳。有良朋
雙丁丁陸。有萬夫莫當之勇。而人莫
敢。余。侮。有。一。目。十。行。之。慧。而。書。不。煩。
細。讀。有。溫。家。聘。婦。之。玉。鏡。有。漢。帝。藏。
嬌。之。金。屋。有。銷。金。帳。以。聽。歌。有。華。清。
池。以。賜。浴。左。有。銀。屏。右。有。珠。箔。前。有。
柘。枝。舞。後。有。霓。裳。曲。有。鳳。集。高。梧。有。
鸞。窺。修。竹。有。文。犀。可。以。辟。塵。有。明。珠。
可。以。代。燭。有。蠟。且。將。薪。代。有。鉛。堪。把。

百 有 歌

以便毀約不往。羅密萊又發問道。你沒有去麼。但他又爲甚麼發槍
我道他發槍也許就要打你。那時機會很好。或者他就想便宜行事
免得再用別的計謀。或者他果真瞧不清楚。以爲真有甚麼秘密情
人伏著。故而發槍。至於他妻子。所以駭呼透歇克的名字。必爲了聽
得了槍聲。要想阻止他的丈夫。但透歇克聽得他妻子在驚皇漏出
了真名。自然不由的慌張失措了。羅密萊這時似乎已全情了解
便伸出右手向我道。唉。我的疑團。此刻你完全給我解釋明白了。我
——我突然喝阻道。不要說了。快聽從我的說話。走上一步。坐在你
平常坐慣的椅子上。假作閱書的狀態。不要動。也不要擡起頭來。羅
密萊不敢怠慢。立刻依言坐好。我也向後退去。立在窗口望不見的
角裏。却望著那向窗的鏡子。約模有三分鐘的光景。室中全寂。接著
便聽得開窗的聲音。又靜寂了一回。更有窗帷掀動的聲音。於是那

戴 仇 記

釜沃有幕天之錦障有鋪地之羅穀
 有三千粉黛送抱推襟有十二金釵
 鋪牀疊褥有玉雪可念之佳兒有湯
 火不辭之義僕有兄有弟非總統即
 總理有親有戚非巡閱即軍督有張
 天師與我相識有衍聖公與我至熟
 有武夫糾糾供我馳驅有百僚師師
 見我匍匐有費長房之奇書有葉法
 善之寶籙有縮地方以徧歷環球有
 上天梯以遨遊碧落有時朝至瀛洲
 夕返天竺有時晨赴虞淵晚歸陽谷
 有時喜馬拉祗夠一步有時太平洋

鏡子裏忽的照出一個臉色死白的人來那人眼瞪瞪注著羅密萊
 接著緩緩的舉起右手向羅密萊擬著好似注槍的模樣他那食指
 也緩緩的彎曲像在那裏扳動槍機約有三秒鐘時間他保持著這
 種怪狀已而窗幕忽閉又有關窗的微聲透歇克已經去了(未完)



原來如此

菊魂

中華大舞台的門前掛着一塊極大的全新牌子寫着「本台禮聘
 環球第一蓋世無雙初次到申青衣花旦海棠紅」字樣同時各報
 也有同樣的特別大廣告底下另加上一番稱頌之詞無非是面貌
 怎樣美麗身段怎樣嫵娜歌喉怎樣珠圓玉潤表情做工怎樣細膩

不消一蹴有去必來有往必復有時
南天門任我盤旋有時凌霄殿許我
躑躅有時闖姮娥之粧樓有時聽織
女之杼袖上天下地有本領出神入
化有把握有誰不駭有誰不服有藥
兮搗以玉兔有車兮挽以仙鹿有書
兮寄以青禽有門兮守以靈鶴一生
有笑無嗟一世有歌無哭有術延年
有法辟穀有神通可以作戲有先知
可以預卜有時龍可降有時虎可伏
有時登金鰲之背有時執麒麟之角
有時移來素嶽雲有時喝退廬山瀑

百有歌

入神的那些話

這一天海棠紅由北京到了便坐了部汽車忙着到各報館各票房去飛片子拜客另外又帶了許多介紹請託的信向各大評劇家各大文豪家裏親到投遞請他們捧場當晚就在一品香大請其客什麼報館編輯啦大文豪啦小名士啦評劇家啦票友啦一共到了有二百多位酒菜兩項一共吃掉了四百十八元海棠紅的包銀原說定先唱半個月一千塊錢要是好再加這一來海棠紅就得六天不天亮

海棠紅第一天打泡戲是玉堂春足足賣了十成多座一上場就是一個震天價響的碰頭好海棠紅舉目一看原來他前天請的客差不多全來了以後搖板啦慢板啦原板啦幾乎句句有一個滿堂好真是彩聲震耳風頭十足第二天各報上盈篇滿幅全是講的海棠

原來如此

一年容易又秋風

有。時。與。諸。佛。參。禪。有。時。與。羣。仙。角。逐。
有。時。藏。陰。陽。於。袖。裏。有。時。渺。乾。坤。如。
一。粟。有。時。駐。顏。丸。連。吞。數。顆。有。時。卻。
老。丹。迭。進。幾。服。一。有。百。有。隨。心。所。欲。
世。有。癡。呆。漢。自。禱。還。自。祝。有。似。癩。蝦。
墓。想。吃。天。鵝。肉。

一年容易又秋風

有序

文煜

秋。色。涵。空。秋。聲。滿。地。永。夜。蟲。鳴。遙。
天。雁。唳。悲。歲。月。之。蹉。跎。嗟。國。家。兮。

原來如此

五〇

紅。本。來。他。的。色。藝。確。乎。不。是。尋。常。之。輩。經。幾。位。評。劇。大。家。和。大。文。豪。
一。番。格。外。的。譽。揚。稱。頌。一。鼓。一。吹。自。然。愈。覺。得。錦。上。添。花。身。價。十。倍。
到。了。半。個。月。後。海。棠。紅。的。包。銀。就。加。了。一。半。可。是。彩。聲。到。反。比。從。前。
少。多。了。報。紙。上。海。棠。紅。的。名。字。也。漸。漸。減。少。了。海。棠。紅。知。道。一。品。香。
那。頓。飯。的。效。力。已。快。要。失。了。連。忙。又。發。了。一。大。批。請。帖。出。去。在。一。枝。
香。開。了。一。個。大。宴。會。果。然。第。二。天。的。彩。聲。和。報。紙。上。的。文。字。就。多。了。
不。少。

有。幾。位。吃。過。海。棠。紅。兩。頓。飯。的。覺。得。自。己。雖。已。叫。好。喝。彩。做。文。字。報。
答。過。不。少。還。有。些。兒。過。意。不。去。便。想。回。請。他。一。次。剛。巧。這。一。天。海。棠。
紅。肚。子。不。好。而。且。請。他。吃。飯。的。共。有。六。處。之。多。不。能。應。酬。了。甲。不。應。
酬。乙。若。是。個。個。都。去。應。酬。又。分。身。不。開。他。一。想。索。性。都。回。了。這。一。下。
不。打。緊。就。得。罪。了。六。個。大。文。豪。

危迫廢書而嘆。無路請纓。拔劍以
噓。有懷投筆。爰賦輓轡之詩。以伸
夔屈之憤。不計工拙。率爾操觚。藉
掃愁煩。聊當歌哭云爾。

一年容易又秋風。玉露金飈萬木蒼。
作賦歐陽悲轉序。吟詩杜老歎飄蓬。
蕭蕭梧葉蟲聲和。瑟瑟蘆花月色涼。
客裏驚心歸去好。尊鱸至樂在其中。
遍地烽煙莽伏戎。一年容易又秋風。
疆場骨積川流白。鼙鼓聲浮血映紅。
餉竭民窮如斃鮓。威尊命賤化沙蟲。
雄師十萬埋黃土。只爲將軍樹厥功。

一年容易又秋風

明天海棠紅的肚子依然沒有好。天天過訪的那一班評劇家和文
豪。却依然川流不息的。都又來了。海棠紅精神不好。應酬工夫自然
也差了好些。無意之中。又得罪了十多個人。

不到兩天。報紙上面。罵海棠紅的文字。竟漸漸多于讚他的了。那罵
他的。却就是前日讚他的。彩聲也少得多了。有一天。竟有好幾個人。
喝起倒彩來。海棠紅心想。我的技藝。難道會退步得這樣快麼。他再
細細一想。就明白過來了。連忙親自到各大評劇家和大文豪家裏。
去拜謁了一次。說了些好話。訂了個日期。在大東又大請了一次客。
第二天起。彩聲和譽揚的文字。就立刻回復了。初來時的原狀。罵他
的。也又變了讚他的了。海棠紅暗暗笑道。原來如此。

海棠紅去了。他的姊夫張惠卿。就到上海來了。惠卿是唱鬚生的。也
是初次到上海。他一到。也沒有介紹。請託的信。也不拜客。請客。論他。

原來如此

一年容易又秋風

而今政府紬金融。避債無憂國帑空。
終日艱難成暮氣。一年容易又秋風。
裁員泄憤毆財長。(董聖人被打)索
欠齊心罷路工。(京綏路罷工)安得
仙人施妙術。點來頑石化青銅。
人禍天災到處同。嗟來無食泣哀鴻。
身藏敗屋鶉衣蔽。口嚼荒蔬餓腹充。
幾輩流離爲餒鬼。一年容易又秋風。
仁漿義粟雖曾賑。杯水車薪不濟窮。
炎炎酷日出於東。毒眼侏儒伺我躬。
攘奪利權歸掌握。橫施武力壓童叟。
(近日魯省某外人。聞有肆意毆打

原來如此

五二

的本領到也是上選之材。可是不到半個月。就給那班評劇家和大
文豪罵的站不住。只好走了。他一到北京。便去訪海棠紅。一見面就
問道。你在上海唱的這樣紅。究竟有什麼秘訣。沒有。海棠紅笑道。你
要問。我得先問問你。你到上海。有沒有請在北京的一班大名士和
票友。還有評劇家。給你寫信託。他們上海的朋友。招呼惠卿道。一封
沒有。海棠紅道。你到了上海。到各報館。各票房。各大文豪和評劇家
家裏。拜過幾回。客請他們吃過幾回飯。惠卿道。我一次客也沒拜過。
飯更沒有請他們吃過。我只知道唱戲。海棠紅大笑道。那就怪不得
你倒靨了。告訴你罷。如今要吃戲飯。第一先得學些應酬工夫。敷衍
手段。隨你叔岩。小樓。蘭芳。那麼大名聲。老資格。真本領。到一處地方
也得隨俗。把例行公事。照辦一回。否則就叫你受不了。惠卿道。什麼
叫做例行公事呀。海棠紅道。你這個人。真糊塗了。例行公事。就是我

華童事。人言抵制空貽笑。民氣消沈不振。雙國恥今朝。猶未雪。一年容易。又秋風。

扶桑瑣誌(三)

鐵濠

門司的煤

輪船經過了對馬海峽。就一直駛向日本本島而來。將近海岸。一連轉了好幾個彎。然後纔慢慢的駛入門司的海峽。這門司的峽口。海面不甚廣闊。差不多就像香港對過的九龍模

扶桑瑣誌

方才問你你一樣沒辦的。惠卿這才大悟道。噫。原來如此。濟羣看了這一篇小說。也不覺說一聲道。噫。在上海吃戲飯。原來有這種黑幕的。但不知菊魂說得對不對。倒要請教知道的諸位先生。有以語我呢。



平民淚

濟廬

漆黑的天空。充滿着陰雲。星和月兒。都遮得嚴密密地。這時候。如聯珠般的雨。淅淅瀝瀝的。落個不住。有一間低陋的草屋。坐落在小河边。滿浸在黑暗之中。從門隙裏露出些燈光。略照照黑暗的大塊。草屋裏坐着一個年可四十來歲的婦人。他的頭髮亂的如蠟刺一

平民淚

五三

樣。入口右邊是門司。屬於九州地域。左邊是下關。屬於本島地域。本島的山陽鐵道。就拿這下關作爲終點。在這地方有鐵道運輸船的連絡。渡過海峽。就能夠和九州的鐵道相通了。入港規則的刻板工夫做完了。我們就一齊跑到甲板上。四面觀看。看見海上一面帆檣林立。輪船輻輳。單就遠洋航海而來的各國大輪船。說橫一條直一條的停泊在海面。足足就有了二十多條。這些遠渡太平洋的輪船。都是駛到門司來上煤的。

般。他瘦削的雙頰。在燈光下顯出恐怖和憂愁的樣子來。他的烏越的瞳人。發出黯淡的神氣。不轉珠的朝外望……忽地門兒呀呀作響。婦人便問道：「你回來了嗎……」

「我……我……回來了。」這是一種抖顫的男子聲音。這男子就是他的丈夫。

他聽了這番話。兩只銅鈴似的眼睛。就怔怔地向他丈夫出神。一時尋不出什麼慰籍話來。但在他奇訝的注視裏。可以表示他腦子裏演出些恐怖的幻影來。

他的丈夫戰兢兢地脫却溼衣。從昏黃的燈光下可以看出他黑而且粗的膀臂。他噓了一口氣。無力地坐在一張小凳上。由腰間抽出一尺多長的烟管。裝滿一管烟。輕輕抽了兩次。蒼白色的面孔漸漸地變換。隔了一刻他開始說他的恐怖的遭遇。

門司爲甚麼有這許多煤呢。因爲九州是一個產煤極多的地方。日本的古賀礦務公司。和九州炭礦公司等。都是藉着這九州煤礦做發達的。這裏上煤的方法。甚爲希奇。輪船剛將錨下好。一早就有小火輪將許多貯煤船拖近船邊。貯煤船上面。就有好些船家。七手八脚的拿出兩根麻繩。扒上輪船去。將許多小木板。一格一格的緊緊繫在繩上。造成一條吊梯。從煤艙口一直吊了下來。那上煤的工人。男的。女的。老的。幼的。就像

扶桑瑣誌

「我今天早晨進城。一頭就躡着王阿大和李老二。王阿大向我丟了個眼色。我就跟他跑。到了城腳邊僻靜地方。他輕輕同我附耳說。『今天有許多朋友約我去爬積穀倉。還要拆毀趙董事家的房屋。因爲他不肯平糶的緣故。你可不可一仝去呢。』他是我的好友。我怎樣不承認呢。但是一面跑。一面想。覺得這樁事是不可幹的。越想越怕。腿也越跑越軟了。心裏要不去吧。嘴裏又說不出。可幸肚子有點痛。我才借辭不去。那知道他們倆即刻現出鄙陋我的樣子。還隱隱聽見他們且跑且說。拚得一身剛。皇帝老兒拉下馬。沒有用的人只佩……」

「我回來的時候。城裏亂烘烘的聲浪如潮水洶湧一般。有的說。今天爬積穀倉的人。實在勇猛啊。可惜手無寸鐵。被那些丘八太爺打得落花流水。有一個拉着破籬似的聲音說。爲頭的十幾個人。都被

平民淚

五五

猴子上樹一般。爭先恐後的扒到吊梯上去。梯上每一級總有一個工人站着。預備傳遞下面的煤籬。那時貯煤船上。另有許多工人。用鐵鏟將煤炭挑入竹青所做的煤籬裏。一籬一籬的遞給梯子上面站的工人。使他們一路傳遞上去。這就是門司港上煤的光景。無論甚麼大的輪船。照這樣上煤。不到一天工夫。煤艙裏面一定總上滿了。

這些上煤工人。除了女工。穿着些少衣服以外。其餘的工人。幾乎都是一

縣署裏捉去。最可憐賣大餅的王阿大。被打得頭破血流。還被縣署裏捉將去。聽說劉縣長要辦他們重罪呢。我聽了這些話。簡直嚇得三魂少二。所以一口氣跑回來。好險啊。好險呵。我的家神菩薩。」

他抽了兩口烟。又繼續說。「天天不住的下雨。二百錢一升的米。十五錢一斤的草。沒得良心的行家。還用水來灑。我今天跑了一天。身上溼得這樣。也不過弄了二百文。怎怪王阿大李老二要挺而走險啊。」

他接着說。「我今天括了一天水。家裏有幾合米。因為草溼了。所以沒有煮。那曉得寶兒在旁邊只是說肚子餓。我謊他說。你的爸爸回來。有東西給你吃呢。到了傍晚的時候。我也熬不住了。於是買了兩個冷燒餅。寶兒吃了一個。我也吃了一個。寶兒吃了還說餓。我騙他說。等你爸爸回來。下麵給你吃。他才沒精打彩地伏在桌上睡着。你

絲不掛的。每人祇有小白布一條。緊緊圍住了下體。彷彿體育家所用的 Jockey Strip。這就叫做越中褲。這越中褲。不但是工人用着。就是上流社會的縉紳先生。也常常的用着。日本人還要抬高他的聲價。起他一個名字。叫做甚麼源氏的白旗。原來這越中褲的形狀。和源賴朝時代的戰旗。差不多是一樣的。

門司港的海岸。完全被煤機占據了。一望都是煤炭。後面的山又高。湊着海上的烟霧。甚麼東西也看不清楚。

扶桑瑣誌

看他的小肚子還是癩的呢。」

這時候慘綠的燈光。現出他們倆面龐上一種蒼白慘淡的顏色。室裏空氣。也像變作淒涼寂寞。越顯出長夜酣靜的神氣。

「唉。飽漢不知餓漢飢。只說餓漢沒力氣。他們富貴人家住的是高堂大廈。食的是珍肴美味。圍子裏堆滿了米。廚房裏掛滿了肉。他問你荒年不荒年呢。他們有飯吃。就不肯開積穀倉。窮人去搶米。是不得已的事。那知道老爺還要治他們的罪。唉。可憐的王阿大……」

他一面說。一面淚珠滾滾落到他妻子的手上。

外邊的雨不落了。遼闊而沈靜的廣場。尋不出一些聲息。惟有他們的淒楚音波。在空中迴旋。

這一篇的原稿。是新式圈點。大約算是新小說了。但是現在用舊式圈點排了。依然是一篇很有意味的好小說。所以吾敢說新小

平民淚

五七

要是有不滿意的人們。跑上岸去一看。那就更加糟了。因為街上隨處都是煤灰和污泥。空氣裏面。又深深的混着煤氣。我還記得那裏有一家極大的士敏土廠。不住的吹出灰黃色的烟塵。只怕跑了幾個鐘頭的路。甚麼特別好看的东西都沒有遇着。却把白色的衣服變成黑色。黑色的衣服變成灰色。穿上灰色衣服的。恐怕也要變腫了。可是對海的下關。和門司有些不同。雖則市面不甚熱鬧。地方却來得乾淨。還有一家西式的山

說與舊小說的分別。祇在圈點上面罷了。精神上是沒有分別的。那末做新小說的幾位先生。為什麼要竭力排斥舊小說呢。吾真不懂了。

編者附識



無線電報

胡寄塵

劉老太太是個暴富的富家主婦。

他年紀半老了。容貌又生得特別的不像樣。他在窮的時候。想拿裝飾來補助他的醜陋。但是為經濟所限。力不從心。

現在他是富家的主婦了。即便甚麼金銀珠寶金鋼鑽。他都買得起。牙齒落完了。全口都是裝得金牙齒。額上起了皺紋。還勉強塗了

陽客店。如能在這裏小作勾留。看看關門的風景。倒也是一件樂事。誰知道我正在說樂事的時候。我却想着。一件最可痛最可恨的事來了。因爲離這地方不遠。有一家叫做春泛樓。就是甲午戰後。我國李鴻章和日政府訂馬關條約的所在。這裏的土人。提起李鴻章的名字。或是南京。就要現出一種輕視樣子來。這豈不是叫人可痛可恨的嗎。（日本人通稱我國人做支那人。倘用南京樣的稱呼。就含有幾分侮蔑的意思。）

扶桑瑣誌

些無敵牌的雪花粉。雪花粉上面。還加了一層天香室的胭脂。頭上梳了一個揚州鄉下式的髮髻。髻上戴滿了珠花。手裏拿著五尺長的旱煙管。這是甚麼人呢。這是上海某大舞臺包廂裏出現的一個半身照片。下半身隱在人叢中。著小說的人無從描寫。也不必描寫。只寫個半身照片已彀了。這個人到底是誰呢。便是劉老太太。凡是見了劉老太太的人。真不要好笑起來。便是埋在愁城恨域裏的人。一見了劉老太太。也應該暫時開一開笑臉。在看戲的時候。隔座一個極時髦的少年男子。將眼睛望了一望劉老太太。向他笑了一笑。劉老太太暗暗想道。無線電報來了。劉老太太想罷。也還了他一個無線電報。又有一個很時髦的妓女般的女子。也將眼睛望了一望劉老太太。向他笑了一笑。劉老太太暗暗想道。奇怪。他也打無線電報麼。

無線電報

(紅)之分析

友楠

- 一、美麗的——美人醉色。
- 二、妖妬的——石榴裙色。
- 三、羞怯的——新嫁娘臉色。
- 四、耀眼的——上元燈色。
- 五、快意的——報捷的旗色。
- 六、悲壯的——忠烈的血色。
- 七、沈痛的——血書的字色。
- 八、可珍的——文人心腦的血色。
- 九、悠久的——東方日色。
- 十、鮮明的——紅雜誌的彩色。

又有一個六十多歲的鬍子也將眼睛望了一望劉老太太向他笑了一笑。劉老太太暗暗想道：「你也配打無線電報麼？」片刻戲散場了。劉老太太歸家去了。伴著劉老頭子睡覺了。睡到天將明的時候。劉老太太做夢。夢見和戲園裏的時髦少年打無線電報。便說起夢話來。說道：「無線電報來了。劉老頭兒聞言。將劉老太太推醒了。問道：你說甚麼？」劉老太太半睡半醒的。從電燈光中。將劉老頭子望了一望。說道：「你也配打無線電報麼？」劉老頭兒會意。說道：「我和你打無線電報。還是三十年前的事。現在可不必打了。」

第一 次

奪標小說說

著者姓氏

- (去) 高天棲
住址 紹興章家橋十五號
- (年) 陸靜山
住址 無錫西棉花巷一〇五號
- (元) 顧一琴
住址 蘇州三元坊第一師範
- (夜) 陳又齋
住址 南京水西門善後布廠
- (時) 姚笑髦
住址 江西南昌青蓮巷四號
- (花) 韓非木
住址 杭州雙陳巷二號高宅
- (市) 殷慈聲
住址 蘇州賽馬巷博文中學
- (燈) 王野萃
住址 南京四條巷正誼中學
- (如) 曹漱碧
住址 上海曹行鎮詒燕草堂
- (畫) 李孟任
-
- 住址 濟南南關後營坊廿二號
- (月) 倚紅樓王
住址 上海大南門外電話局
- (上) 范烟橋
住址 蘇州溫家岸廿九號
- (柳) 瞿寒影
住址 上海商務印書館交通科
- (稍) 余屏嫻女士
住址 蕪湖郵政總局王董茵先生轉
- (頭) 夢夢生
住址 蘇州桃花塢二五八號
- (人) 景吉森
住址 上海尙文路白漾橫街八號
- (約) 俞驥雲
住址 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 (黃) 何樸齋
住址 上海法界寶隆路北德學校
- (昏) 許太和
住址 太倉城內石皮弄裕華綢緞號
- (後) 顧明道
住址 蘇州柳巷卅五號

第一 次

奪標小說揭曉

投票情形

高天棲舉 (夜)(燈)(後) 陸靜山舉 (市)(黃)(後) 顧一琴舉 (夜)(稍)
 (柳) 陳又靈舉 (年)(人)(約) 姚笑鬚舉 (月)(人)(燈) 韓非木舉 (黃)(昏)(時) 殷慈聲舉 (燈)(柳)(後) 王野萃舉 (月)(稍)(黃) 曹漱碧舉 (燈)(畫)(月) 李孟任舉 (夜)(燈)(如) 倚紅樓主舉 (去)(燈)(畫) 范烟橋舉 (如)(後)(燈) 瞿寒影舉 (元)(時)(黃) 余屏媽女士舉 (去)(年)(頭) 夢夢生舉 (昏)(上)(去) 景吉森舉 (市)(約)(上) 愈驥雲舉 (去)(市)(後) 何樸齋舉 (年)(後)(昏) 許太和舉 (時)(月)(黃) 顧明道舉 (上)(年)(昏)

奪標結果

王野萃君得七票顧明道君得六票何樸齋君得五票高天棲陸靜山倚紅樓主許太和諸君各得四票陳又靈姚笑鬚殷慈聲范烟橋諸君各得三票曹漱碧李孟任余屏媽景吉森瞿寒雲愈驥雲諸君各得二票顧一琴夢夢生諸君各得一票

酬資支配

王野萃君得票最多奪得錦標洋五元顧明道君得次標洋三元其餘得五票及四票諸君每千字酬洋二元得三票諸君每千字酬洋二元五角得二票以下諸君每千字酬洋二元因此次取卷較原定數逸出一倍之多祇得奉酬稍薄諸希原諒為幸

附告

第二次奪標題目在本雜誌十七期發表

第十六回 舐犢情殷小加申斥 求財念切大掉鎗花



第十六回

舐犢情殷小加申斥

求財念切大掉鎗花



新歇浦潮

海上說夢人著

第十六回 舐犢情殷小加申斥 求財念切大掉鎗花

周樹雄對張大小姐講的一篇話固然是對症下藥無奈一拳打在痛處况當着衆人面前教大小姐怎坍台得下若是別人說了他依大小姐的脾氣早已嘴巴打得應天響了偏偏說他的是周老太爺遇着了定頭貨大小姐連嘴也不敢回一句祇能忍着一肚皮火氣自認觸煤頭不該送上門去討他這一頓罵的都是才寶攬掇我的不好想來好不痛恨看才寶也正恨沒個地洞鑽下去呢王師爺手捧水烟袋在那裏冷笑樹雄仍舊怒容滿面的對他們望着大小姐見此情形自覺再也坐不住了想此時不走更待何時卽忙站起身對才寶說走罷才寶如

奉。赦。旨。主。婢。兩。個。性。急。慌。忙。的。跑。出。書。房。全。貴。還。在。外。面。說。小。姐。們。怎。要。緊。走。了。
大。小。姐。也。不。睬。他。跑。到。大。門。口。阿。六。迎。着。問。大。小。姐。可。有。什。麼。話。留。給。我。家。少。爺。
麼。大。小。姐。氣。昏。了。回。話。不。出。才。寶。代。他。答。說。沒。有。就。此。上。馬。車。回。家。大。小。姐。經。這。
一。氣。有。兩。天。不。會。吃。飯。還。發。了。好。幾。回。肝。氣。痛。呢。這。是。後。話。當。時。樹。雄。見。他。兩。個。
匆。匆。而。去。忍。不。住。呵。呵。大。笑。對。王。師。爺。道。天。下。竟。有。這。般。無。恥。的。女。子。可。謂。千。古。
奇。談。王。師。爺。也。笑。道。東。翁。的。一。番。話。也。足。夠。他。們。消。受。了。可。憐。他。們。走。上。門。來。自。
討。沒。趣。真。乃。是。煩。惱。自。取。只。是。聽。他。們。口。氣。也。是。宦。門。之。女。何。以。這。般。忘。廉。寡。恥。
無。怪。近。人。說。歐。風。東。漸。禮。教。西。遷。據。留。學。界。中。人。言。某。國。首。都。繁。華。甲。於。天。下。而。
貴。家。命。婦。往。往。在。酒。樓。咖。啡。館。中。遇。見。屬。意。的。男。子。幾。番。眉。語。目。挑。頃。刻。便。成。眷。
屬。至。來。日。又。各。從。所。好。覲。面。若。不。相。識。此。風。近。日。竟。有。出。謀。整。頓。之。者。而。我。國。轉。
江。河。日。下。淫。靡。之。風。勢。非。至。於。某。國。的。現。狀。不。已。士。大。夫。之。屬。還。盛。倡。新。學。說。鼓。

吹。解。放。主。義。不。知。是。何。居。心。尤。可。笑。一。班。略。識。之。無。之。輩。自。己。沒。資。質。研。究。文。學。倒。也。罷。了。偏。偏。愚。而。好。自。用。要。做。那。文。學。界。的。聖。人。倡。爲。新。文。學。模。仿。西。洋。人。勾。勾。點。點。算。是。輔。助。他。們。辭。意。的。然。而。可。不。是。自。己。招。承。他。們。語。不。達。意。了。麼。此。輩。正。同。那。班。淫。蕩。無。恥。的。女。子。成。一。個。無。獨。有。偶。言。之。令。人。可。嘆。樹。雄。聽。了。也。搖。頭。噓。氣。說。那。女。子。的。來。意。我。至。今。還。沒。摸。清。可。不。是。爲。着。畜。生。從。前。曾。同。他。相。好。現。在。捐。棄。了。他。氣。憤。不。過。所。以。來。這。裏。自。首。的。麼。王。師。爺。道。也。許。爲。此。緣。故。樹。雄。歛。眉。道。我。原。曉。得。畜。生。也。有。不。是。少。停。還。當。警。戒。警。戒。他。方。好。王。師。爺。說。那。個。錯。處。不。在。少。爺。方。纔。那。女。的。何。等。妖。嬈。一。定。是。他。先。來。勾。引。少。爺。少。年。人。血。氣。未。定。怎。能。夠。美。色。當。前。坐。懷。不。亂。幸。虧。少。爺。還。有。定。力。所。以。能。懸。崖。勒。馬。棄。而。不。顧。若。教。門。下。遇。着。如。此。風。光。也。恐。不。免。要。惹。情。牽。難。於。遏。制。呢。樹。雄。大。笑。這。夜。少。雄。回。家。阿。六。早。將。張。大。小。姐。親。來。找。他。並。面。見。老。爺。的。一。情。一。節。對。他。說。知。少。雄。聽。了。

吃驚非小。恐又受老子的責罰。祇得先見王師爺問計。王師爺於他父子兩方面的馬屁拍得面面俱到。不敢怠慢。一二此時見少爺來叨教他。便令他如此這般的回答老太爺。包你沒有過失。果然少雄到他老子娘房中請安時。樹雄喝問他同張家這個女子。究竟是那一回事。甚致吵上門來。你還有何說。少雄不慌不忙的道。請爹爹息怒。容兒子告稟。這姓張的女子。本是我一個同學的親戚。在他們家中相識了。他便邀我到他公館中玩耍。兒子不該一時着迷。答應了他。豈知進門之後。被他百般勾引。以致兒子流連忘返。耽誤了不少學業。現在明白過來。自己知道。自己上了別人的當。因此絕跡不去。天天上學堂讀書。他屢次遣人來喚我。不去。因此挾恨於心。到這裏來捏辭欺瞞。爹爹請爹爹休聽他胡言亂語。樹雄聞說。怒氣全消。非但不罵。反稱讚他是一個好孩子。不過以後你休得再幹這種混賬事了。少雄諾諾連聲。然而暗下却未嘗不笑。老子着了他的道兒呢。他本來還

有些連戀張大小姐自被他親來鬧穿之後不免懷恨於心不願再同他見面於是少雄的足跡也無日不在T T粧閣中了那時候G G已由T T介紹在跳舞場中同少雄相識彼此一見如故G G也有時到T T家來T T見他來了常教他陪少雄一同出去玩要自己反杜門不出你道爲何原來他還有一個諸老六要應酬應酬呢現在老六已知道愛珊與少雄十分要好時常口出怨言愛珊說我始終是你的人了現在雖和別個朋友玩耍玩耍將來葉落歸根仍舊要到你家中去的你何必吝此一。時。倘。你。不。願。意。我。在。外。交。朋。友。的。話。我。就。馬。上。立。刻。同。到。你。家。裏。去。你。道。如。何。原。來。愛。珊。明。曉。得。老。六。怕。他。老。子。所。以。故。作。此。言。來。難。難。他。果。然。老。六。被。他。堵。住。了。口。難。以。回。答。然。而。心。中。未。嘗。不。恨。愛。珊。刁。鑽。呢。因。此。愛。珊。要。他。剪。衣。料。他。口。頭。答。應。了。始。終。沒。替。他。去。買。這。天。愛。珊。又。問。教。你。買。的。衣。料。在。那。裏。老。六。說。近。來。綢。緞。店。中。衣。料。沒。有。好。顏。色。恐。你。不。中。意。所。以。我。也。沒。替。你。

買呢。愛珊怒道：「你可是『不願意替我買嗎？爽興老實說一句，何必推三話四？未必上海這許多綢緞店沒一件配我做衣裳的顏色？你若願意買的話，什麼顏色我都歡喜，如不願意，也不勞你再費心了。』」老六恐愛珊當真決裂，可了不得，慌忙沒口的答應說：「我今兒馬上去買就是了。」愛珊面上還不樂意，老六那敢怠慢，急急出來到他做賬的一家綢緞店中，剪了兩身衣料，想這樣也許愛珊可以開懷了。包紮停當，正待出門，迎面忽來一人，叫聲：「阿六，何往？」老六一看，原來是他同學楊伯端，還帶着個妓女，叫他六少爺。老六認得是小花園的藍橋仙館，便也微笑相報說：「你們也是剪衣料來嗎？」伯端笑道：「何嘗不是先生出風頭，自然瘟生晦氣，藍橋仙館聽了，打他的背說楊大少，你再要這樣的瞎三話四，我也不要你剪什麼衣料了。」老六大笑，伯端也笑着問老六：「爲何好多時沒見你的面了？可是同『T』窩心太甚，連朋友都忘記了麼？」老六罵他放屁，你今兒大約吃了瘋狗藥，所以只

顧亂咬人呢。伯端笑說：做狗也罷。今夜我在大東旅館三十六號，你賞光不賞光？老六道：看我有工夫的就來，沒工夫只好不來。咧言罷出來，回到T T家中，獻上兩色衣料。愛珊見了，歡喜不盡。當時恨不得連心肝寶貝都叫了出來，但一會兒有個酒館用人送進一張請客票，來署名處有個周字。愛珊曉得是少雄，請他頓覺。老六挨着不走，未免討厭得很。老六看見請客票，意欲搶他的，看時愛珊豈肯脫手。團一團揣在懷中。老六問誰請你吃晚飯？愛珊推頭道：是一個親戚。老六便要求同往。愛珊說：那個不能人家親眷，很客氣的。你怎好同往？老六道：我又不是。一定要擾別人的，就我作東道。請客也不打緊。愛珊說：不是這般講。你要請客也須先得別人的同意。焉知他們肯領你的情，不肯領你的情呢？況且我那親戚並無男人，都是些女子。就使我同你結了婚去了，也有些未便。何況現在還沒與你結過婚呢？老六聽到結婚兩字，心中斗的一喜，說：橫豎你遲早要和我結婚的。此

刻先去會會親眷何妨愛珊笑着羞他的臉道你好老面皮別替我坍台坍到外面去了罷老六也窩了心說既然是你親眷請客爲什麼你連請客票都不肯給我觀看呢現在沒別的話你把請客票我看了我就不去也可以的愛珊一想這倒尷尬雖然請客票上祇有一個周字別無具名但老六不是三歲孩童見了姓周的豈有不疑心到少雄之理若不拿請客票他看恐他不肯罷休如何是好猛一轉念昨夜GG也曾請我到某處晚饕請客票上彷彿寫的是凌字現在梳粧檯抽屜內何不將他移花接木只消哄過這癡兒一時料他也不致親往那裏找我的呢想定主意假說你要看請客票容易只你方纔同我說話講多了害我口渴得很現在罰你先替我倒一杯茶來喝了方可以給你觀看這個老六聽說喜不自勝急忙帶跳帶奔的過去倒茶愛珊也卽移步到梳粧檯旁邊假充取香烟隨手帶出那張請客票團在手心中劃根火吸着了紙煙老六茶也倒來了又向

愛。珊。要。請。客。票。愛。珊。不。慌。不。忙。探。手。懷。中。取。出。一。張。皺。紙。丟。給。老。六。說。你。去。看。罷。
什。麼。寶。貝。東。西。老。六。接。來。展。開。看。了。說。怎。寫。昨。兒。的。日。子。愛。珊。呼。着。煙。冷。冷。的。答。
道。焉。知。他。們。不。是。記。錯。的。呢。老。六。又。問。這。姓。凌。的。是。誰。不。是。G。G。麼。愛。珊。道。你。這。
人。笨。得。很。對。你。說。是。我。的。親。戚。了。還。有。什。麼。誰。不。誰。告。訴。你。你。也。未。必。認。得。若。說。
G。G。姓。凌。難。道。別。人。就。不。能。姓。凌。了。嗎。豈。非。笑。話。老。六。碰。了。頂。子。也。不。敢。開。口。只。
得。眼。看。他。打。扮。得。齊。齊。整。整。出。門。而。去。臨。走。時。候。對。老。六。說。你。沒。有。事。就。這。裏。吃。
了。晚。飯。走。罷。今。兒。買。着。很。好。的。菜。呢。然。而。老。六。那。肯。一。個。人。在。此。用。飯。見。愛。珊。走。
了。自。己。也。惘。惘。出。來。覺。沒。處。可。走。不。由。想。起。楊。伯。端。約。他。在。大。東。旅。館。何。不。去。看。
看。他。倘。他。閑。着。邀。他。出。來。晚。饕。雖。無。工。工。相。陪。也。比。一。個。人。獨。吃。的。有。興。味。呢。念。
頭。轉。定。便。開。汽。車。直。到。大。東。旅。館。尋。着。三。十。六。號。房。間。果。見。伯。端。在。彼。還。有。好。幾。
個。朋。友。連。藍。橋。仙。館。也。在。這。裏。正。嘻。嘻。哈。哈。說。笑。騰。天。看。見。老。六。進。來。人。聲。爲。之。

一。靜。內。中。有。認。得。老。六。的。人。都。同。他。招。呼。伯。端。也。笑。迎。上。前。說。阿。六。你。來。得。正。好。我。們。這。裏。祇。六。個。人。打。撲。克。還。少。一。手。你。來。正。可。湊。一。個。搭。子。老。六。那。有。他。們。豪。興。搖。頭。說。我。沒。氣。力。賭。錢。身。子。乏。得。很。那。裏。讓。我。橫。一。下。子。倒。感。情。的。藍。橋。仙。館。聽。言。慌。忙。立。起。身。道。六。少。爺。這。裏。沙。發。上。來。橫。罷。老。六。道。聲。謝。過。去。橫。了。教。藍。橋。仙。館。也。坐。下。來。那。時。衆。人。又。續。開。議。會。一。個。名。叫。阿。毛。的。對。另。外。一。個。年。紀。最。輕。的。少。年。說。小。裘。你。現。在。打。算。娶。他。做。少。奶。奶。了。是。不。是。但。他。王。雖。王。出。身。究。是。個。丫。頭。你。家。老。頭。子。知。道。了。肯。答。應。不。肯。答。應。呢。小。裘。搖。頭。道。這。種。事。何。必。讓。老。頭。子。知。道。呢。我。已。與。我。老。婆。商。量。過。了。眼。前。祕。密。結。婚。且。待。後。來。養。了。兒。子。再。與。老。的。說。明。未。遲。料。想。有。現。成。孫。子。抱。他。也。未。嘗。不。歡。喜。呢。阿。毛。大。笑。說。你。這。念。頭。特。別。得。很。我。們。只。願。吃。喜。酒。別。的。不。管。老。六。聽。得。沒。頭。沒。腦。私。下。問。藍。橋。仙。館。方。知。這。小。裘。新。近。看。中。意。了。王。公。館。一。個。丫。王。名。喚。巧。玲。在。王。公。館。中。很。得。老。爺。太。太。

的歡心粗生活不教他做穿好吃好彷彿小姐一般模樣所以得了這丫王的徽號了王自己早已忘其爲了眼眶子高的了不得有些蹩脚少爺還不在他眼內這小裘的老子本也是個開店的故他得以濫交損友揮霍無度識字雖然不多相貌大可去得好在時下一班人也不究實在好以皮相取士他兩個初次相會的時候小裘見丫王衣飾鮮明當是貴家小姐丫王也看見小裘品貌出衆錯疑富室兒郎及至後來彼此有了心通了意打聽下來方知一個祇能丫裏稱王一個僅有中人之產然而彼此正當熱辣辣的時候雖然底細揭穿了也不免難捨難割丫王打定主意要嫁與小裘爲婦小裘恐老子不肯答應無處弄做親的使費丫王情願自己一個人担承原來他手中着實有千餘金小貨藏着呢小裘一想既如此倒還不如瞞過了老子做親免得被他知道自己討一個丫頭爲妻發生阻力同丫王說了丫王也以爲好的本來兩個都是小孩子能想出多少主意

彼此一想情願預備做親小裘還恐瞞着家裏做事太不熱鬧因此纔到棧房中來找他們幾個請吃喜酒還求幫忙適問他們所議論的就爲此事老六聽了再看這小裘至多不過十六七歲年紀虧他還口口聲聲做親長做親短侃侃而談毫不怕羞暗想近來出的一班人面皮越。小。越。厚。大。約。上。天。有。好。生。之。德。爲。因。晚。近戰器日精鎗砲猛烈故此特地造出這一班厚皮百姓可使炮火不入鎗彈無用將來倒大可以衛國衛家呢當時伯端又問老六今晚可有應酬如若無事我們同到藍橋仙館家去碰場和好老六搖頭說賭錢不高興吃和菜倒贊成的伯端笑對衆人道列位請聽現在有錢朋友門檻越玩越精越精越是刮皮了我們六少爺的錢祇恐只有TT可以用他的別人休想動得分毫旁邊阿毛岔口說小楊你也想用他的錢可是預備陪他睡嗎說得衆人大笑老六也跟着他們笑了一陣原來今兒伯端果答應藍橋仙館碰兩場和的因此藍橋仙館乘買

物之便。到此邀他們同往。老六原是個無可無不可的人。自然也從他們興倒省了。他們許多車錢彼此都擠在老六的汽車中。開到小花園藍橋仙館的寓處。門前停住。伯端第一個跳下來。衆人陸續下車。魚貫而入。走進藍橋仙館房中。做手們對他們都是冷冷的不甚慇懃。後來看見老六也在他們一起。方始有幾個起身招呼。倒茶送煙。老六曉得這都是伯端自己做壞的牌子。大約自仗與藍橋仙館有交情。時常到此揩油。不肯開銷。做手們都是認錢不認人的。管你先生的恩客。不恩客。連累衆朋友也帶道。被他門看不起。咧真是何苦。一邊想着。看衆人還嘻嘻哈哈。自得其樂。有的寫局票。有的說笑話。問老六叫什麼人。老六隨意叫了個局。這夜他們因麻雀搭子。湊不起兩桌。仍舊打了場撲克。老六沒有輸贏。因興緻不佳的緣故。剛散局。他就回家去睡覺。不題伯端趁此機會。免不得又在藍橋仙館這裏揩一夜油了。做手們都背後議論。先生不該太遷就這滑頭碼子。幸虧

藍橋仙館的娘乃是生母雖然不贊成他女兒所爲但女兒要這樣他也沒法可施好在伯端還有些兒花頭報効所以做手們議論他也祇可不讚一辭而已一宵容易過次日伯端因還有職務在身不能不早些起來原來他現在美法洋行做寫字兼管棧單早上往往有客家前來出貨他必須要九點鐘之前上寫字間去遲了外國人找他不着可就不免要聽埋怨呢因此他雖然被窩中煖烘烘却也不敢久戀這溫柔鄉中滋味起身教人泡水淨了面看藍橋仙館早已酣然入夢便替他拉攏了帳子自己輕腳輕手的穿鞋襪着長衣免得驚醒了他停當出來雇黃包車直奔美法洋行跨進寫字間剛巧鐘鳴九響伯端暗說一聲好險坐定身子取鑰匙開了抽屜櫃檯外面早有打棧單的出店們來了伯端對於這班人可都有絕大的怨仇因爲有他們來了自己纔要早到寫字間不然很可陪着藍橋仙館挨一會子被窩豈非都是這班催命鬼害人不淺嗎心中恨他們不過

接銀票時候也板起了面孔厲聲教他們外間等一會自己將單子壓在檯上並不就替他們辦事先拿外國報看了再看中國報儘這班人在外間立着有幾個等不耐煩的口出怨言伯端聽得也不動怒只斜向他們看上一眼意思是你罵雖罵但却不能不等我高興了再給你們打單子呢然而外國人一來他剛聽得皮鞋腳聲音就把報紙丟得老遠人到面前他已伏在桌子上寫字寫得十分起勁外邊等的那班人見了背後笑他他也不作理會真是笑罵由人好官在我他倒頗得作官諸公的祕訣呢伯端在這洋行中寫字薪水祇有三十兩銀子一個月論他開銷祇恐加兩倍尙且不夠自然不免要前吃後空債台百級但在去年某月他曾幹過一樁驚人事業掙下二千多銀子用到現在又囊空如洗而且用慣了手一時要他帶緊如何能夠故他又想如法泡製一番再弄幾千銀子用用但這遭那有前番般倖運在去年他行中大班有一回害了病所打棧單簽不出

字。銀。票。會。在。他。手。中。壓。過。一。宵。他。眼。對。這。整。千。整。萬。的。銀。子。豈。有。不。心。痒。之。理。於。是。挖。空。心。思。想。出。個。主。意。將。一。家。打。十。一。箱。正。頭。貨。的。棧。單。寫。作。一。件。祇。劃。上。面。號。碼。有。意。漏。却。下。面。大。寫。文。字。把。銀。票。也。抽。了。出。來。向。一。處。熟。識。字。號。中。掉。換。一。箱。貨。價。的。數。目。其。餘。存。着。準。備。明。兒。代。理。大。班。視。事。將。這。棧。單。朦。混。給。他。簽。字。如。其。混。得。過。的。話。簽。罷。字。在。棧。單。上。再。加。一。豎。批。上。十。一。件。大。寫。的。數。目。提。貨。時。就。可。不。露。痕。跡。如。若。被。代。理。大。班。察。破。了。也。不。過。是。他。疏。忽。漏。去。一。件。兩。個。大。寫。文。字。不。能。當。作。弊。病。自。己。只。消。少。停。還。銀。子。另。打。一。張。十。件。頭。的。棧。單。就。可。敷。延。客。家。果。然。那。代。理。大。班。初。次。臨。事。失。於。檢。點。被。他。混。了。過。去。銀。子。固。然。用。得。暢。快。但。這。究。是。件。門。角。裏。拉。屎。不。圖。天。亮。的。事。日。後。對。賬。起。來。怎。不。穿。綳。但。不。知。後。來。究。竟。穿。綳。與。否。且。待。下。回。分。解。

本雜誌為中國最有價值之雜誌遍銷全國每期
竟達五萬餘冊

各大行號刊登廣告收效必宏且定價低廉印刷
精良尤為特色如蒙惠登無任歡迎

注 意	每 期 廣 告 價 目		
	普 通	上 等	特 等
上列價目概以白紙墨色印刷為限如用 彩紙彩印等價目另議如欲代擬廣告文 字代打廣告式樣均可辦理如承委託請 與上海四馬路世界書局信託部接洽	二十元	三十五元	六十元
	十元	二十元	
	六元	十二元	
			每 第 全 面 半 面 四 分 之 一

The Scarlet Magazine.

Published By The World Book Co. Ltd Shanghai.

版權所有不准轉載

編輯主任 桐鄉嚴獨鶴

理事編輯 上海施濟羣

發行者 世界書局

印刷者 世界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紅屋
電話 四七二二

分發行所 北京漢口

南京廣州 世界書局

杭州甯波

▲ 價 目 ▼

零購	每冊	實售一角每冊郵費
半年	廿五冊	實售二元日本國一分
全年	五十冊	實售四元外國四分

▲寶號欲求營業發達……

▲請至世界書局接洽



代撰文體
代繪圖畫
代做廣告
代擬商標
代製仿單
代謀推廣

商戰競爭日烈凡百營業非推廣
難以戰勝本局特聘商業專門人
才設立信託部代辦各商店一切
推廣事宜一經委託無不盡心劃
策力謀發達俾獲厚利而圖久遠
各大商號盍速來乎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承接印刷

▲印刷考究……

▲取值低廉……

▲約期交貨……

▲決不遲延……

本局自備各種鉛印五彩石印並請專
們技師承印下列各種印刷盡心從事
如有委託無任歡迎

承印
傳單·廣告·月份牌·股票
商標·招貼·文憑·卡片·仿單
錢票·鈔票·委任狀·禮券

上海四馬路中市紅星世界書局謹啓